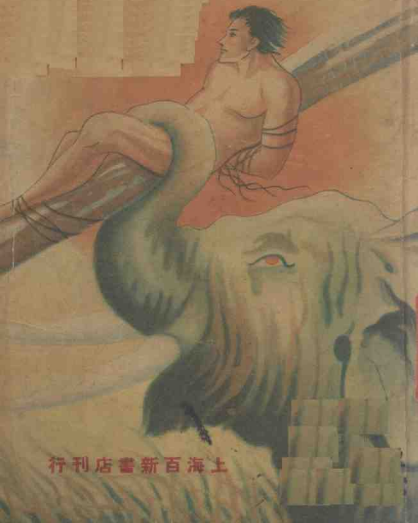


人之猿泰山叢書第二輯之二

義猴救主



上海百新書店刊行



第 一 (本) 122

定價一元八角

二之輯二第書叢山森後人

義猴救主

譯聲鐸章



版出 店書新百海上

人猿泰山叢書

第二輯：

- 1 叢林之王
2 義猴教主
3 地窟探險
4 草莽英雄
5 叢林凱旋
6 黃金城
7 猩猩王國
8 豹人記

每集一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作者

E. R. BURROUGHS
勃羅夫斯

譯述人

章鐸聲

校訂人

姚魯丁

發行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

發行所

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
電話掛號二一〇〇號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

香港電報掛號〇九二六號

華南特約

國光新記書局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第一版

人猿泰山書之二

義猴救主：目次

- 一、泰山帶獅探險
- 二、蒙難在毀滅部落
- 三、可怕的險境
- 四、忠勇的義僕
- 五、小獅獅冒充祖父
- 六、大家都是俘虜
- 七、強者還有強者
- 八、兩位男賓的情妒
- 九、泰山劫持蠻王
- 一〇、古羅馬的歷史
- 一一、冒險家的樂園
- 一二、王子的陰險計策
- 一三、泰山三次被捕
- 一四、慶祝俘虜勝利
- 一五、修體的屠殺角鬪
- 一六、突破歷史記錄
- 一七、獲得自由
- 一八、不屈服的狄麗花
- 一九、人與人猿戰爭
- 二〇、華席來人新駕
- 二一、強大的反抗力
- 二二、愛——偉大底魔力
- 二三、皆大歡喜

泰山叢書
第二輯之二
義猴救主

泰山帶獼猴探險

小獼猴——倪卡梅跳到主人泰山的棕色肩胛上。人
泰山那張臉，然後，牠凝視着遠處的叢林。

現在，他們身旁站的，是華席來（黑人）酋長莫凡羅。

「我聽見。」人猿泰山答：

「皮華奈！（叫泰山）你的耳朵真像羚羊般敏感。」
人猿泰山笑笑：「也許他們不會來。」

「我也聽到了聲音。可是，不知道來的是誰。」小獼猴

「那麼，來的是什麼？皮華奈！莫凡羅問：

「我想來的一定是隊人。」泰山很機警地答着：

「不，也許都不是我們的友人。」酋長道：「我要去

泰山搖搖頭，眼又朝了前方，凝視着那塊小小的營地。

飯。這些黑府人，一壁都把武器執在手裏，玩弄着。

白大漢——泰山考慮了一會兒，終於向莫凡羅說：

「我斷定，這班人不會是我們的仇人。因為他們來的人數並不多。」

但小獼猴始終很悲觀，對於這些人近來，彷彿激增了牠的憤怒。一會兒，他又從泰山的闊肩胛上跳起來，跳到地上，好幾次，他又來抓住主人的手臂，胆怯地：

「啊！一定是可惡的黑猿，他們來，將要把我小倪卡梅殺了。」

「倪卡梅，別怕！」猿人道：「有我和莫凡羅在這兒，他們決不會傷害你。」

小獼猴側着毛臉袋，長臂攬住了他的頭額道：

「不，無論如何，我已聞到這羣黑猿中，有個大白猿的氣息。大白猿實在比黑猿更可怕，他們有電棒（手槍），要打死小倪卡梅，和我們兄弟們。他們能用電棒殺任何東西。我怕！」

在小倪卡梅，牠認為人猿泰山雖是大白猿，可已成了他們自己叢林中的一屬了。所以，他對於泰山這「大白猿」並不覺得有一些可怕。

那班冒險的陌生人，走着走着。當他們能夠聽到營地裏有人聲時，便迎着這叢林的方向走來了。華席來的黑武士們呢，因為看見泰山和莫凡羅在注意着遠方，並不來管理他們的工作，祇得到營地，去忙着造晚飯。

有個高大的黑武士，現在，從那班冒險者的中間走到營地裏來了。他看見了華席來人，就停止

了腳步不一會從他們之中又走出了個白人來。

那白人對營地裏張望了一會，漸漸走過來了。但是，叢林中接着又有十來居多數，其中也有幾個人，手裏執着文明人的武器——來福槍。

泰山和莫凡羅，早就明白，這羣人是無惡意的了。但祇有小倪卡梅，恐懼地在人猿泰山的肩胛上，祇打着抖。

人猿泰山和來的白人相見了。伸着手叫道：「啊！樊哈斌博士，我們怎麼會

「謝謝上帝給我們機會。人猿泰山！」樊哈斌開心極了，也叫道：

「這位叢林之王——泰山聽了，忙道：

「我整整找了你二天，爲了要和你重逢。」

「你不知道。」樊哈斌說：「後來，有一個屠夫，他到了我們的牲口欄裏，好

畜，但他真是個狡猾的東西，他騙我們泰山給獅子拖去了。」

「真的嗎？」泰山問：「但是，誰帶你到泰山的地界來呢？博士！我希望你你

機會保持我們這友誼的。」

「我說不出來。總之，我來了以後，還要希望你的幫助。」樊哈斌說：

「呵！你說，是不是阿刺伯人又來搶掠象牙和奴隸，都守候在林中嗎？」

「不是的，我爲了要請問你，可曾見過我的兒子歐力千。」

「我不相信事實會那末簡單。」泰山答：「你一定是餓餓了。你我的晚飯已經在預備，等你吃飽了後，你再告訴我，我泰山總能幫助你。」

不一會，華席來人奉了泰山的命令，幫助樊哈斌的黑人，去建造營地；博士和獵人盤膝坐在地上，吃着由泰山的華席來人烹飪的夜飯。

當他們還沒有吃完夜飯以前，樊哈斌又繼續講述他的故事：

「我現在要把我的來意說明一下了。」樊哈斌繼續說：「我的兒子歐力千，四年以前，那時他是十九歲，才讀完了大學課程，光榮地接受了他的第一次學位。後來他爲了求深造，進歐洲的大學去攻讀。在那兒，他專讀古物學和研究古代文字。他有一個嗜好，就是戶外運動，他在暑假內專門爬山，甚至爬到最高山的頂點……」

「在幾個月之前，他來到此地望我，唯一的目的，他要學習各種土語，可以在我們的區域內與各種民族通話，以便懂得風俗人情……」

「他還研究着自然科學，他橫過華姆華席山的毀滅部落，他感動地相信了那寓言的說法，假如他能夠追蹤下去，他也許可以發見聖經歷史上所記載的毀滅部落子孫們。」

「我知道那歷史的。」泰山說：「因爲這是個固定的故事，自然的情形。我自己也高興研究，但是我必需靠近了華姆華席山去才是！」

「是的，我承認。」博士繼續說：「我也曾極力主張過幾次。我有二次講述皮頭各部落的白人，

居住在華姆華席山的巔坡間我證實有一個部落是白人居住的在那大止海處的墳場裏據他們雙方的人告訴我說：他們的部落同樣有着貿易，而且他們也常常有見毀滅部落的人，他們雙方都保持着商業的互惠條約……當我的兒子歐力千提出要到華姆華席山去遠征時，我是鼓勵他，因為他確是有一種探險家的勇敢精神的……

「但我覺得應該有一個聰明人來領導他遠征，然而我却不能陪伴着他去。我幫助他在一路上組織嚮導，這樣平安地準備一切……」

「他走了不久之後，完成了大部份的調查，但有幾個他的嚮導來報告我：有的都回到他們的村落去了。當我去會見他們時，他們都避而不見，但據人傳說，他們不願意隨着我的兒子。我決定了這次的遠征，我有可能找到幾個人，陪我到華姆華席山去的，不過有不安當的地方——那就是華姆華席毀滅部落，有一羣嗜殺的鬼。歐力千的嚮導們，也一定是怕這個……」

「因之我考慮着，這祇有泰山，叢林之王……現在你該已知道了，我為什麼到這裏來的。」

「唔！原來這樣。我泰山一定幫助你，博士！」泰山英勇地說：

「好！樊哈斌說：『我知道你是會的。這兒你有着二十多個人，我也有十四個，他們都是非洲的好戰手。你如果答應了，我們馬上就可以動身，沒有一處地方通不過的了。』」

泰山搖搖頭。「不，博士！」他說：「我獨個兒去。什麼地方都是我的路。一個人反能趕得快，因為在林中，唯有我是毫無阻礙的——祇有我才有可能性。你知道林中的人們都和我友善的，好像我

是他們自己的人一樣。」

「但我歡喜和你同去。」樊哈斌說：「在明天早晨你能到達華姆華席山嗎？」

「也許的。」猿人含糊地回答：

「但現在已經黑了。」樊哈斌不安地：

「這兒有着整個的月亮。」泰山指着月亮。他又轉身對莫凡羅說：「你和武士們回家去。」

「是，皮華奈！」莫凡羅答：「我們等多少時候沒有訊息，可以到華姆華席山找尋你呢？」

「我帶倪卡梅同去，假如有困難了，我就遣他回來告訴你。」

「每個華席來武士都準備着。」莫凡羅答：

泰山背上他的弓箭。在他的左肩一直絆到他右手臂間，是一條草繩，在他的腰間是柄死了很久的父親遺下來的獵刀。他執着長矛，嗅了一會兒微風。火光照耀在他的皮膚上，他的皮膚簡直像古銅一樣！

一分鐘之後，他用猿語對倪卡梅說着，也好像一頭小獅獅似的。跟着他靜靜地到了叢林中，泰山——他的尊貴的表现，真有如樊哈斌想像中的「獸王獅子」那麼的偉大！

蒙難在毀

在華姆華席山的斜坡上，歐
當他第一次醒來的時候，是
的佣人格勃來，却也沒有得到回
在幾星期之前，因為嚮導者
逃走了。所以，當他們在這裏築營
他們嚇得都離開了主人，讓歐力
迅速視察着營地的位置，里
贖一支手槍和一排子彈之外，
當他們拿去了他的糧食，
爲，他再也沒有能力來反抗華
仇敵！

歐力千站着好久，凝視着
人的遺跡。他要追上他們，是有一
姆華席的山坡上。

他瞧着前面高高的，崎嶇的山谷。他好容易到這兒來，現在竟流落在這不毛之地。但是，他並不想回去，雖然現在處於一個惡劣的狀態中。一天，或是一禮拜，在這崎嶇的山上，痛心地過着靠近毀滅部落的可怕的生活。但他確信祇要一個月，能夠明白這個故事的結構；他希望從這毀滅部落或在埋葬的墳墓中，發現寓言上的遺跡。

然而使他痛心的是：假如自己能夠生存的，這件事的結果，也祇留一個含糊的紀念吧了。因為，這兒四周祇有一些發霉的遺屍，和幾根瑣碎的骨骸。這使他不能得到一個結論。

於是，他回進他的營地裏，整集了一些糧袋，繫牢他僅有的一排子彈，他又而朝着神祕的華姆華席凝視着。

他把子彈裝上了手槍，歐力千帶着一柄獵刀，從一株小樹上斬了一根樹枝，他就把這東西作為登山用的必要的手仗，走到山邊。

來到一條小溪旁，歐力千飲着水，這冷水消滅了他心頭的渴。後來，他帶着手槍，準備獵些東西充飢了。他走得不遠，開槍了，剛好前面有頭野兔的洞穴，因此牠受了手槍的震驚而倒了，歐力千意外獲得了，他很高興。

他生了一個火，焙烤着野兔，點着他的烟斗，躺下吸着烟，現在，他沒有沮喪的樣子，而且他決定馬上就走，但須調整他的步伐，不要跑得過了度。當在這個過程中，他覺得希望比較佔了優勝。

整天的，他平安地攀登着，實習爬山的知識，他也常常休息着。夜來了。他到了最高的山頂上，可

以讓到那嶮崎的山道。在他下面的山後是什麼淡的山巒，已在他的前面了。

他帶有一條絨毯，現在鋪在地上。從下面的怒吼到了第二天快天亮時，豹的叫聲驚醒了。他曉得這是郊野動物的權威，或者他還可以抵禦。他並不怕，因為他知道這也許是頭小豹，蹣跚。忽然地，他聽見有頭野獸的爬動聲，從僅有的不是近來的，於是他就睡了。他知道天是快泛白了。吃了些點心，歐力千繼續向上爬，他的眼睛忘記了肚中的飢餓，爬着，攀着，到了最高點的峯。麼？他的眼睛看見了些什麼神祕？判斷和經歷？知道沒有什麼！

歐力千向前再走去，到了高原地，望到了股陰霾的雲霧阻礙着。在下面的遠遠的小山，以遠的距離之外，終於又見着了峽谷和山坡。

一種企望，使他忘了飢餓或孤獨，歐力千

着，假如繼續走過幽暗的山谷，是否有着事實在等待他，能夠給予他其他的興趣？

這些思想開始壓迫了他，他含糊地，向那岩層的前面走去。這僅僅是一種虛幻的猜想。那些小山遠在前面，他看見一片昇起的東西，其實，空間並沒有什麼東西存在着。他一直看到很遠的內地海，（有霧的海岸——不是水質的海，）因為這場所沒有水的，然後，他又突然地停止了前進，驚惶失措地，他的腳在崎嶇的高原上爬動着，在他的上面有着小山，下面是一個大深淵，大概這是一個峽谷。

但是，這二地的標記都不同的。這兒正是一個孤岩和水堰。一座塔尖蓋住了自然的花崗石，但這些都緊貼着峽谷的峭壁，他能夠看見廣大的地面，好像是隻彈子房的球樣。這使他墮入了一個奇怪的猜疑中，他驚駭地環視着。

他對那峽谷的面積含糊計算，他覺得在十五哩和二十哩之間。右上面的近東，左上面的近西，他能夠看見峽谷伸展得很遠——但他却不能猜度有多少遠。他想，往東去，也能夠跑到那邊的；但他站在峽谷中無所適從；往西去吧，雖然他料想從東到西的地面的距離，約有二十五與三十哩之間，然而是否正確呢？在他的下面有個大湖，或是沼澤，佔居了峽谷東面盡頭的大部份。他能看見水港邊的風吹動着蘆葦的晃搖的影子，那是近在北海岸的島上的景色。三個水流，影子印在湖底上，綜合着成了一條狹帶似的道路。在峽谷的西邊是叢林，在樹林和湖之間，他看見有個生物在爬動着，他想他可以狩獵了。

視覺增加了他的探險的熱度。無疑的，
者靠着巨大的絕壁，作為障礙物。這使他知道
他能看到絕壁的遠方，而且他知道必
條進山谷去的道路。

慢慢地，順着邊沿走，他發見了幾個脚
個夜宿的地方，他想：還是離他附近之處有
多的人類的脚印吧！

太陽已落下去了，當他發現在花崗石
黑暗中，他計算不出到下面有多少遠；因此，
他能辨別，絕壁離下面約有一千呎高，
地，他覺得也不是馬上所能辦到的——因
破碎的，似乎不是通常爬山者所能冒險吧。

飢餓和寒冷，又逼他挨受着，他凝視着
裏有一線亮光，一下子激動了他，他立刻想
看見火光晃盪了，而且在島上，也有着許多
那一類的人，他們爲什麼用着這許多

洲地帶的黑人部落，那是什麼呢？歐力千用耳朵側聽着，有一個聲音，從黑暗的深淵下傳來——那是一種衰弱的聲音，他相信他沒有聽錯，這是人的聲音了。

現在，從山谷外又傳來了尖叫聲，好像是雷轟。歐力千鎮靜地，先找休息。他睡了一會兒，後來還是被冷和餓攪醒的。到早晨時，他搜集了一些乾木，生了個火取着暖。他沒有食物，沒有任何的糧食。他必須覓得食物，但是非常的困難。他知道他必須到了斜坡外纔有食物可找，祇是他無法回去。想了一會兒，總之，他必需找到食物。

歐力千是個年青的，充滿了自信力的勇敢者。他的第二步計劃，並不是自殺。他很勇敢，他要走上那絕壁的思想，並不是癲狂的，而且在其他的山上，歐力千也能夠找到一條路的，所以他並不絕望。現在，他沿着裂口處走下去，當他聽見有腳步聲從他後面傳來的時候，他格外加快了脚步前進。同時，他抽出了手槍，作着以防萬一的警備。

可怕的險境

倪卡梅從樹頂跳下，喘息地激動着，蹲在人猿泰山的旁邊；後面，乃是一個叢林裏的大漢，他的背對着樹幹，剛殺了一個野獸，在咀嚼着。

「啊！黑猿黑猿！倪卡梅尖叫着：『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鎮靜一點！泰山說：『你真是一個粗莽的傢伙！簡直比叢林中的黑猿還凶莽。』」

「他們要來殺我了。」那獼猴叫着：『他們都是陌生的黑猿，並沒有大白猿與他們同來。』

「倪卡梅！你以為每個生物都要殺你吧？」泰山說：『但是，你生存了好多年，還並沒有死。』

「獅子和豹，黑猿，蛇，都像是要吃可憐的小倪卡梅。」獼猴哀號地：『真可怕極了！』

「別害怕，倪卡梅。」猿人說：『有我泰山在這兒，決不會讓任何一個生物來殘害你的。』

「我們且去看看黑猿！」倪卡梅提議着：『去殺了他們好嗎？但是，我倪卡梅是殺不了黑猿的。』

泰山站了起來說：『讓我去，倪卡梅！要是你怕，你就跟着我來。』

「倪卡梅不怕。」小獼猴誇言着：『我也要跟着人猿泰山去打黑猿。』他跳到猿人的背上，用牠的手臂鉤在他的頸項間。

泰山很快的在樹上疾馳着，這時，倪卡梅也已發見黑人們了，他看見在他的下面有着二十來個土人，迷失在叢林的道路。他們的少數是武裝的，有來福槍和子彈帶。但是泰山已知道這些是

白人所用的東西。

叢林之王「哇啦」一聲長嘯，招呼他們，他們驚動了，黑人們恐懼地向上觀望着。

「我是人猿泰山，別害怕。」泰山告訴他們，當時就跳到路上，但倪卡梅沒有跳下來，他從猿人的肩上跳到更高的椏枝間坐着。

「你們的主人在那裏？」泰山問。

黑人們看看地上，沒有回答。

「歐力千在那裏？」泰山大聲地。

有一個高大的黑人落在不安寧的狀態中道：「他死了。」

「他怎麼會死的？」泰山急問道：

黑人回轉身來答覆：「是一隻大象殺了他的。」

「他真的死了？那末他的屍體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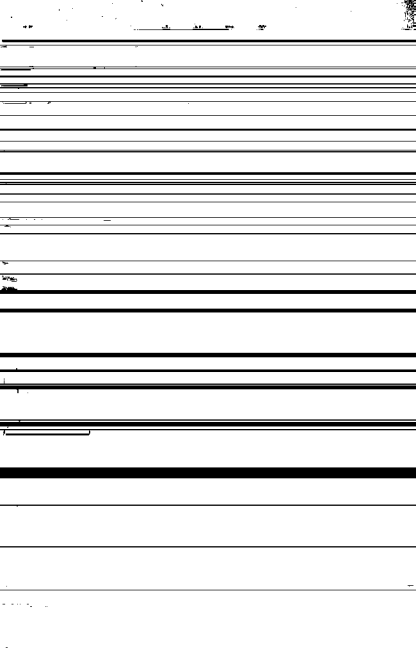
「我們找不到。」黑人答：

「那你怎知道他被象殺死了？」猿人問：

「我們原不知道。」另一個黑人說：「他從營地裏出去了沒有回來。」

「那兒有着很多的象，所以我們以為他被象殺死了。」第一個黑人又補充地說着：

「你說的是真實話嗎？」泰山說：



泰山斷定歐力千沒有死去，他一定被困在神祕的華姆華席的深處。

「倪卡梅」猿人說：「啊！這兒好像大白猿打過狼的……現在，我們真像是在大山上而漫遊一樣了。你以為我們會找到目的嗎？」

「我不知道，我要回自己的地界去。」倪卡梅說：「那兒很溫暖。這兒大風吹刮得我太冷了。因為我小倪卡梅有些站立不穩了。」

「倪卡梅！你說什麼？這兒是什麼所在，我們可以去嗎？」

那獼猴看着很高的上面，「我害怕！」牠說：「這是豹的洞穴。」

向西爬上去，橫過歐力千走過的道路，泰山朝對面的方向去了。因為他看見有人的蹤跡。這是他的目的了，他要爬上最高點，假如找不到歐力千，他還要回到東方的最高點去。他到了山的盡頭，到了山的最高邊，離開下面實在很高了。他雖然處在危險中，但他爲了要找尋歐力千的脚印，因此他沒有注意到一小羣的黑武士。但他們從遠處的斜坡下的樹叢隱蔽後面望過來，是見到了。倪卡梅還是照例的謹防着，一路上總是眼和耳同時戒備着。倪卡梅是不愉快的，因為倪卡梅不喜歡風的侵刮。他嗅到了的氣味，他不放鬆地注意着，帶着顆沈重的心走下去，恰好豹可以跳起來撲攻他；這使小倪卡梅不安極了。

現在他們來到一個險峻的山邊。陡立的絕壁，高過於他們的右面，在左邊的山路太陡峭了。好像泰山的身體緊貼着花崗石似的，但他在碎石邊沿發見了脚印。這正在他們的前面的絕壁上。假

忠勇的義僕

歐力力回頭看着後面來的倒底是什麼東西，看見原來是一個黑武士，執着來福槍，向他走來。
「格勃來！」那白人急急叫了一聲，垂下了他的武器：「你在這裏幹什麼？」

「皮華奈！」那黑人說：「我不能捨棄你，我不能讓你死在這山上的怪鬼的手裏。」

歐力力用着懷疑的目光瞧了黑奴：「格勃來！你不怕他們也要殺你嗎？」

「我不怕死，皮華奈！」格勃來答：「但我不明白，在第一夜或是第二夜，你為什麼沒有被殺掉？今夜我們該是真要同死了。」

「你同着我死，爲什麼？」

「因爲你待我很好，皮華奈！」黑人答：「你的父親也待我很好，不然的話，我早已同他們逃走了。然而，我還是回來的。難道我不能同你生死在一起嗎？」

「不，格勃來……」

「嘿！我格勃來不像他們。」黑人不等他說完，搶上來勇敢地說：「我格勃來是有膽量的。」

「好！你真是一個勇敢的武士。」歐力力說：「你和別人雖然是不同的，你能勇敢地歸來，但是，我不能容納你。你還是同他們回去吧，格勃來！」

「什麼？」格勃來火怒地情急着：「爲甚麼你不回去呢？我不願意，我要和你一同回去。」

「不，我還要到那峽谷去。」歐力千的手指格勃來驚奇地向下望了望道：

「那你爲甚麼要下去呢？」

「我還不能完全知道，現在我也許就要到

「唔！這兒有腳印的遺跡，是嗎？」格勃來問：

「我或者可以找到。」

格勃來搖搖頭：「假如你能到達底下，那你是

歐力千聳了聳肩膀笑着。然後，伸着他的手

勇敢的人。」

格勃來不放鬆他的主人，他懇切地道：「我

「你願我倆共同生死嗎？」

「是……」

「我不明白你，格勃來！你既然是害怕的，你

我不是允許你回家去的嗎？」

「我是一個忠心的人，我願意爲你服務。你

「我知道你是一個有膽量的人。」歐力千

了斷糧而死。」

「不，那我可帶着食物的。」格勃來說：「我知道你餓了，所以我帶有你喜歡吃的幾樣食物。」他打開了帶着的一隻小袋，掏出幾塊可可麵包和幾件豐富的食物，遞給歐力千。

給予飢餓的歐力千，這些食品，正像是潤澤的甘露，於是他再也沒有工夫管到格勃來的體恤他人的勇義行爲，他狼吞虎嚥地吃飽了肚子，覺得有了希望似的，快樂地向着峽谷走去。

格勃來的家屬，在叢林中居住了多少年代，已記不清來了。只是，他們都是忠勇的，誰都有着像格勃來堅持要跟着他主人服務一樣的義勇。

最後，他們到了裂口的底層，他們找到一個外口，面對着絕壁，離下面的邊沿有幾百呎高。歐力千發見了一百呎的峽谷，可到第二個場所，於是他的心變得沉重起來了。歐力千的眼睛向絕壁外面望，格勃來拉住了他的足，誠恐遭到什麼危險。

沒有幾呎的距離，他看見絕壁下面還有一個裂口，那兒也是滿堆着的小碎石。假如他和格勃來能夠到這小隙縫中，他預料他們定能一同進去的，但他們怎樣地爬過這岩層的邊沿？因爲絕壁離下面，還有好多距離呢。

歐力千放下他的粗糙的手杖，挑撥着岩層邊的碎石片。當他用手臂伏倒在岩層底的剎那間，剛巧有個人掛上了這樹枝的旁邊。但是，那有個人所用武藝的絕技，實在超過了歐力千和格勃來的技能。

有條繩子，就可
路，但他完全失落了
格勃來正在絕
冷，險些變瘋癲了，當
的主人。

那白人坐着靜
個地界，但他也想到

「來，格勃來！」

「是的，皮華奈！」

石塊，有幾塊很重呢，

工作開始了。但

着，當他們工作進行

「現在開始用

格勃來！毀滅部落的

「是，皮華奈！」

叫着，指着躺臥在岩

歐力千望那邊看去，果然看見了一個人的身子。

「謝謝上帝！格勃來！」歐力千叫着：「假如這人是你的圖騰種族——這兒才真是一條拯救我們的路了。」

他倆走到絕壁前，向下望去，終於看見一個高大的陌生武士——就是攀爬上來的人——站在那裏。高叫着遠在湖邊的同伴。他們能夠聽見那叫聲，和從岩石間回過來的反響，他們睜開了眼睛，也能夠看見幾塊大石頭，給歐力千和格勃來推了下去。

「那大石頭滾下來了。」黑武士說：

「大驚小怪什麼！一點點石卵。」另一個說：「又沒有關係的。」

「胡說！你看，不是像雨點一樣地滾下許多石頭來了嗎？」第一人又說。

「或者是大石頭爆裂了。」另一個說：「讓我們趕快去告訴主人們吧。」

「慢着！讓我們等一會兒看看。」第一個人說：「因為我們應該要有事實告訴他們才是，不然，我們僅僅去告訴他們，說是岩石落下來了，那一定會笑我們愚蠢的。」

歐力千和格勃來，這時已經全看清楚了他人的身體。這也是一個白人。

「我們不能再等了，格勃來！」歐力千說：「我先去，因為我慣於爬山的。你留神地照着我的樣子做，你須要當心你的背，緊貼着石塊，你的腳也需要加倍地謹慎。這樣子決不會有危險的。這山谷實在太峻峭了，我們謹慎地慢慢爬下去，一定平安的。」

千快樂得
 好
 望，順着水
 澄清的沙
 在下
 却在沼澤
 從容
 倒底是什
 一不
 一怎
 但是
 沒有看見。
 這
 下，他遲疑
 歐力
 好

歐力千與格勃來站着，觀看那神祕的世界，黑武士在隱蔽物後也留心地凝視着他們。兩下的距離雖然有着相當遠，但是，那黑人的領袖證明他們也是「人」，並不是「惡魔」。

「哦！是人。」領袖說：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是惡魔？」黑人們都問：

「我能夠判定他們是人。」領袖答：

「惡魔也是非常聰明的啊！」黑人們又懷疑着說：「他們能夠偽裝任何的東西，他們也能夠扮着野獸或是人的模樣的。」

「他們是傻瓜？」那領袖喃喃地說：「假如是個惡魔，一定不會走上這荊棘的路的。他早就變了鳥展翅高飛啦。」

聽了這話，大家搔着頭皮，爲了他的來到，而引起了這劇烈的爭辯。然而，任何一件事，他們原都是得要去報告主人的。

「不！」那領袖說：「我們要留在這兒，直到他們更近來之後。這樣比較好，我們也許可以抓了他們，送到主人那裏去。」

歐力千來到草原地，起初的幾步，在事實上是危險的，但他奮發地跳到硬地上，歐力千偵察着這深谷的硬地。他們最後找到了沼澤地二邊可以站腳的所在；而且在西邊，有着更廣大的硬地。他看見河流並不十分深，他認爲可以淌過去的。

這思想，在他腦裏展開着，他毅然的游到水中央，抓住了他一柄樹杖的一端，讓格勃來抓住了另一端。他在水中又抓住了他的腰帶，覺得河底的土也是堅硬的。

「上來，格勃來。我看，這也許是我們到湖邊去的路了。」

格勃來很快在水中跟在他主人的後面，他靜靜地在水中爬動着，向前游去，希望早些過了水流，到湖那邊去。

歐力千和格勃來在水裏找到了更深的地方，但是，並不十分的大。一次，二次，他們落入了較深的水穴裏，只是游泳着。但在有的地方，水的深度僅僅淹沒了他們的足踝，這裏他們可以像走在陸地上那麼舒適，他們走到湖邊沿，他們爬出水面，離岸只有十二步或是十五步的路了。

「現在好了，唔！」歐力千噓了一口氣說：「到硬地祇有一點兒的距離了。但是，水草的莖要拌住我們。假如我們能夠找到最後的出路，我相信，我們也一定能夠到達硬地的，因為我的斷定這陸地，也好像與我們下來的絕壁一樣。」

發現了出路，他們就謹慎地來到最後的第一叢水草堆中，歐力千便攀着了那堅硬的草根，誰知恰巧有條獨木船，箭一般的，射到他的後面的草叢間，這二個人，於是就找到了他們自己的一船武器。

小 猴 猴 充 祖 父

雷開達——是皮頭各人，他帶着一葫蘆瓢的牛奶，走到他的華姆華席區的西面盡頭，那裏是個斜坡。後來，他們再向那村落裏的一間茅舍走去。

二個強健的矛手，站在茅舍門口，守衛着。雷開達見了他們便說：「我是納烏托叫我來送牛奶給俘虜的，他的靈魂回來了嗎？」

「你自己進去看。」有一個守衛者答着：

雷開達走進去，在朦朧的光下，看見一個白大漢坐在地上，也凝視着他。那人的雙手被綁在後面，足踝也用堅牢的繩子綁着。

「這點東西，你吃！」雷開達說着，坐到俘虜身邊的地上。

「我的手被綁在後面，怎樣能夠吃呢？」泰山很惱苦地說：

雷開達搔着頭皮，半響：「怎麼辦呢？可是，納烏托派我送食物來。他沒有告訴我讓你自由。」

「你總得要給我鬆綁。」泰山說：「否則我不能吃。」

有一個守衛者聽見了。走進茅舍屋來很粗暴地問：「他說什麼？」

「他說他不能吃，因為他的手，得不到自由。」雷開達說：

「納烏托告訴你讓他的手，回復自由嗎？」那守衛者問：

「沒有。」雷開達說：

那衛兵聳聳他的肩膀，道：「把食物就留在這裏，你再去問明了來。」

雷開達離開了茅舍。「且慢，我問你。」泰山說：「倒底納烏托是誰？」

「他是皮頭各的酋長。」雷開達說：

「去告訴他，我要見他。同時你也告訴他，我的手被綁着，不能吃東西。」

雷開達走了。但他去了半小時，方才回來，却帶來了一條年代很久已發鏽的鐵鏈，和一把古代的鏈鎖。

「納烏托說，我們須要把他鎖在中央柱子上，這就鬆了他的綁，放了他的手，讓他吃東西。」他對守衛者說：

三人一同走進茅舍，雷開達拿着鏈子的一端，先掛在中央的柱子上，然後把那另一端，來套上泰山的頸子，用一把老年的發鏽的鏈鎖把泰山鎖住着。

「解了他腰間的綁。」雷開達對一個衛兵說：

「你自己做。」武士命令他。「納烏托派你做這事情，他又沒有告訴我解綁的。」

雷開達躊躇着。這是很顯然，他對於泰山有些害怕呢。

「我們預備着長矛。」守衛者對雷開達輕輕說：「這樣他就不會傷害你了。」

「我不會傷害他的。」泰山聽見了，忙說：「我問你，你是誰？你以為我是誰？」

這時，連其他守衛們也都笑了：「他們我們，誰知道呢！」

「我們怎麼會知道你是誰？」另一個武士說：

「我是人猿泰山。」泰山說：「我和皮頭各人並沒有仇恨的。」

那守衛者又笑笑說了：「那是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在毀滅部落是陌生的，或者你和皮頭各人是親善的，但是，皮頭各人和你並不親善呀！」

說畢，他們都走出了茅舍。但那年青的雷開達，仍留在那裏，他筆直地站在俘虜旁邊，因為他有他的職務關係。

泰山拿了一瓢牛奶吃着，雷開達的眼睛沒有望着他。

「你叫什麼名字？」泰山問：

「雷開達。」那年青者答：

「你沒有聽見過人猿泰山嗎？」

「沒有。」年青者答：

「你以為我是誰？」猿人問：

「我們祇知道你是屬於毀滅部落的。」

「但是，我想毀滅部落的人們，都是假定的死的靈魂吧！」泰山說：

「那我們可不知道。」雷開達答：「有的是，有的並不是；只有你知道，因為你是他們之一。」

「我不是他們之一。」泰山說：「我來自很遠的南方地界，有毀滅部落。」

「我不相信你。」雷開達說：

「我說的是老實話。」泰山說：

雷開達搔搔頭皮：「或者你是對的。」他說：「你穿的不像我們覺得也是不同的。」

「你倒底看見過毀滅部落的人樣沒有？」泰山問：

「有好多次了。」雷開達答：「那是一年前，他們來到華姆，他們帶了乾魚，蝸牛和鐵來掉換鹽，山羊和雌牛。」

「他們來和你們做買賣，一定是和平的吧。但是，你們認為我拘留呢？」泰山問：

「這因為我們和毀滅部落，常常引起戰爭。」雷開達答：「做買賣，但他們始終是我們的仇人。」

「那爲什麼呢？」猿人問：

「因爲有時候，他們帶着許多的武士來捉我們的男人，女回來的。不知道他們如何處置了，或者給他們吃了。」

「你們的酋長納烏托，要把我怎樣呢？」泰山問。

「我不知道。」雷開達說：「他們現在正在討論問題。全都要殺死你，但有幾備相信這樣將會引起靈魂的憤怒的。」

「難道你們的死者的靈魂，都願意保護我嗎？」泰山問。

「這兒也有幾個，把你當做是我們毀滅部落裏的死靈魂。」雷開達答。

「你呢雷開達！猿人問。」

「我看你是個活人，因為你的血正和我的一樣。因此，我認爲你對我說的是老實話。」

「但當他們和你們做交易，或是跟你們打仗時，你能判定他們是人還是靈魂嗎？」

「哦！他們真有點神祕呢！」雷開達說：「他們像活人一樣的來，有時或變了蛇或獅子來。這怎能夠確定他們呢？」

「別說了。你以爲會議的決定，大家將要把我怎樣處置呢？」泰山問。

「我想那倒是很難說的，但他們也許會讓你活着的，因為毀滅了你，你的靈魂在這裏，反而會煩惱了我們。」

「你看見過白人嗎？」泰山問。

「沒有。」雷開達搖搖頭：「在幾年以前，我還能記得有二個白人到過此地，他們都說不是毀滅部落裏的人，但我們不相信他們，所以把他們殺了。哦！現在我要去了。明天早晨，我再帶更多的牛。」

奶來給你。」

雷開達去了以後，泰山端詳着鏈條，和柱支持着，上面蓋了錐圓曲線形的草屋頂。的柱子，是用重量的橡木聯繫着屋頂的。茅是熟悉的。他知道他有可能性，他可以帶着他無論如何，能夠避去守衛者的眼目，如他一有機會，他定能將頭鑽出茅舍去看自由。

夜，終於降臨到村落了。泰山就在茅舍到最後，他仍舊是睡熟了。他睡了好久，他什麼茅舍屋頂上叫囂。這是什麼意思呢？

椰子裏的涼飃的氣味，使泰山對於屋有野獸在皮頭各的草屋頂上爬動，他聽見門，或者是沒有辦法通過他們的警戒線吧。但是野獸來幹什麼呢？泰山躺下了在答。漸漸地，在他的頭頂上，看見了一線月亮

掘着的一樣。但泰山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直到那洞挖大了，他看見了整個的天空的月亮，這時候他纔笑了。現在，他看見那堅強的小手指在工作着挖洞，直到最後，那挖洞的生物從洞口中跳下來，靠緊着他——泰山的身邊。

「你怎會找到我的，倪卡梅？」泰山喃喃地問：

「你不知道嗎？我倪卡梅跟來的。」小獼猴答：「有一天了，我坐在椰子的高樹上，看着這裏，等着天黑。你怎會被捕到這裏的？主人爲什麼你和小倪卡梅同來呢？」

「我有鑰子被鎖在這裏。」泰山說：「我不能來。」

「那末去叫莫凡羅帶着武士來好嗎？」倪卡梅問：

「不。」泰山說：「假如我要莫凡羅來，他未必能到這裏來幫助我的。你還是回林中去吧，倪卡梅等着我，或者我馬上就會來看你的。」

倪卡梅遲疑地，因爲牠不想走，牠怕獨個兒在陌生的樹林裏。在事實上，倪卡梅的活躍時間很短，而且牠怕林中一切的恐怖，牠真的不想離開牠的主人，獨自生活，牠只想平安地住在泰山的茅屋裏面。但是，又被一個守衛者聽出了聲音，走進茅舍來。

「哦！」泰山慌忙對倪卡梅說：「你在這裏沒有什麼事。現在，你應該聽從我，快到樹林中去，否則他們要捉住你，而且也要殺掉你。」倪卡梅再也不敢留，快走上了屋頂。

「你對他說些什麼？」但那守兵進來了就問：他聽見茅舍頂上的黑暗中，有生物的爬動聲，牠

後來就看見了屋頂上的一層薄煙，原來是那裏在燒。」「那是你的祖父的靈魂。」泰山說：「他來告訴我，你和你的妻子，以及所有兒童都要病死了；他並且也帶來了納烏托的信息。」

那守兵恐懼着，「叫他回來吧！請你代我告訴他，這不是我的主張。這是會長納烏托要殺你。」

「我不能叫他回來。」泰山說：「只要你去告訴納烏托不殺我就是了。」

「那不行。納烏托命令我，不到天亮，我不能去見他的。」黑人悲痛地：

「不。」泰山說：「你的祖父的靈魂，却也不能等到天亮要走呢。」

那守兵，恐怖地回到他的崗位上，泰山聽見他在外面恐懼地對同伴講述着。然後，他方才安安的納下了睡去。

第二天早晨，沒有任何人走進泰山的茅舍中來。後來，祇來了雷開達，他又帶了一瓢的牛奶。非常興奮地。

「咳！歐格玉說的，倒底是老實話嗎？」他問：

「誰是歐格玉？」泰山問：

「就是那個守兵，昨晚，他是站在這裏守衛的。他告訴納烏托和所有的郵民，他聽見他的祖父的靈魂和你說話，而且那靈魂說：假如有人殘害了你，他將要殺完郵中的全體任何生物。現在，每個人都害怕極了。」

「是的，納烏托怎樣呢？」泰山問：

「納烏托什麼都不怕的。」雷開達說：

「難道不怕祖父的靈魂嗎？」泰山問：

「不在皮頭各祇有他一個人不怕毀滅部落的傳說的。現在的他並且很憤怒，因為你使他的人民驚駭了，今晚，你必須將你燒死。」雷開達指着茅舍的門外：「你瞧，從這兒，你能夠看見他們在預備燒死你的工作了。孩子們都在林中搜集着燃料呢。」

泰山指着屋頂上的洞說：「這兒，這個洞就是歐格玉的祖父的靈魂挖的，你快去叫納烏托來看啊。這樣，他會相信了。」

「這是不同的。」雷開達說：「即使他親眼看見了一千個靈魂，他也是不怕的。他很勇敢，但他也很愚蠢；如果這樣，我也得伴你死了。」

「沒有問題的。」泰山說：

「唔！你能教我嗎？」雷開達問：

「假如你幫助我逃走，我允許你，叫那靈魂不傷害你。」

「啊！假如我能夠，我一定辦得到。」雷開達說。說完，他把一瓢牛奶給獵人，泰山吃着。

「你帶給我的只有牛奶。」泰山說：「那是爲什麼呢？」

「在這個部落裏，我們是屬於勃立沙種族的，我們不喝牛奶，不吃新鮮的黑燻牛肉。因之，當我

們有
是人
個朋
並不
多次
姆華
聽見
戰鼓
、 達跟

大家都是俘虜

歐力千面對着一個高個兒的，裸着體的，黑武士，他的武器橫架在他們獨木船的上緣，第一件事情使他注意的是這些原始的武器。

他們的長矛，不像以前他看見過任何現代野蠻人所施用的一種。不是適合通常非洲的野蠻人的，他們帶一枝鄭重得可驚的標槍，這引起了那年考古學家的思想，他想再沒有其他的東西，能比喻古代羅馬的長矛了。其他，還有短而粗大的雙邊劍，刀鞘用皮帶繫牢着，從武士們的左肩下垂下來，擺蕩着；假如這武器不是古羅馬和古西班牙皇帝的軍隊所用的。那末現在的歐力千，就覺得他過去所研究的，都是枉然的了。

「你快問問他們，要什麼？」他命令格勃來道：「看他們懂得你的話嗎？」

「你們要些什麼？」格勃來點點頭，使用他的班圖部落的土語向土人問：

「對了，你們要些什麼？我們是朋友。」歐力千也用同樣的土語向他們說：「我們是來察訪你們的地界。快帶我們去見你們的酋長。」

一個高大的黑武士，在他的獨木船裏搖搖頭。「我不懂你的話。」他說：「你是我們的俘虜。我們要帶你們去見主人。上船去！假如反抗，我們就要殺你。」

「他們說的是一種陌生的言語。」格勃來只得向主人說：「我也聽不懂。」

突然 將要 樣的 中演 像中 黑武 夠懂

「我沒有聽見過如此的一個國家，叫德國。你一定是從慘殺的地方來的一個羅馬公民。」
「帶我去見你們的酋長吧。」歐力千說。

「那當然的。先且在這裏。我們的主人知道了，他自會處置你的。」

歐力千和格勃來爬到庇護所裏，黑武士抓他們蹲坐在那不堅牢的船艙上。現在，這條小小的獨木船就在水面上盪漾着，划到另一岸去。大概相隔有十呎至十五呎的距離之間，歐力千問黑人的領袖：「你們屬於那一個部落？」

「我們是東方海的蠻夷，被東方奧古斯的皇帝征服的；但是爲什麼你要問我這問題呢？你當然是比我知道得清楚吧。」

半小時的水路，帶他們到了蜂房式的茅舍村中。在這裏，歐力千和格勃來，變爲好奇的人物，除了他的同行者之外，所有的男女老小都來詢問着。歐力千聽見人家說：他自己和格勃來二人，早晨一定要被殺；因爲慘殺地方的人，和他們都是仇人。

當他們會見了部落的頭目時，四周的好奇者，包圍了歐力千，大家都在詢問着，因爲他們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仇人。

「你是羅馬的一個公民嗎？」那頭目道：「我們的主人，本來不願傷害一個羅馬公民的，但現在是戰爭時期，你要知道。」

「誰是你的主人？」歐力千問：

「你是一個從慘殺地方來的人，怎麼不知道這道理？」

「我實在不是從慘殺地方來的。」歐力千抗辯着：

「帶他們去。」頭目命令着：「關他們在茅屋裏。」

歐力千和格勃來被一羣武士領去了，被禁錮在部落裏的一間小茅舍中。這裏，他們嘻笑地帶來一頓新鮮的晚飯，那是在紙草木屑上烹飪的。

到了早晨，俘虜們還是在茅舍中吃着一頓和晚飯同樣的早點。

在部落的河岸間，有着十多個武士的守望站。他們的臉兒和身體，都像塗有殺氣的油彩，他們都穿戴着野蠻的項飾，足飾，手鐲，臂鐲，人人都帶着恐怖的命令；獨木船上也塗着奇怪的新鮮顏色的彩畫。

在幾間潔淨的小茅屋中，有着很多的武士。但現在，歐力千和格勃來，又被逼着上了首領的獨木船，船向着北方駛去了。

當他們經過每個河岸，這裏附近的女人和小孩，又來觀看他們了。

一小時之後，他們可以看見椰櫚了，當時就有二十多個人來到河邊。獨木船駛近去，歐力千看清楚這些人都是兵士，他們之中的一個，命令獨木船泊到一哩之外的岸邊，去等候頭目的獨木船近來。他們都接受了。

「你們等一會兒。」有一個兵士命令着。好像是一個下級軍官，好像守衛在河岸的防守所裏。

的。

歐力千看見站在陸地上的兵士們，都穿着草鞋。武器是古羅馬的標槍，西班牙的劍，只有他的皮膚，是屬於他們原始樣的。他們不是白人，也不是黑奴，正因為他們的面相都塗有彩色，非常地可怕，叫人見了，會疑心他們是鬼。

他們認為歐力千是好奇的對象，有個下級軍官，在部落裏問那頭目。獨木船行近到岸邊，歐力千能夠看見屋頂了。這時，有二個兵士出現在棚柵對面的陸地上。其中一個是軍官模樣，他們都等着，他的外衣和胸甲上掛有飾品，以及更多的精製的裝飾；另一個走在他的後面，像是傳令兵，他帶來一封信給他。這時候，歐力千已經爬上了岸。

「什麼，李福司？」他問那下級軍官。

「一個蠻夷的酋長和武士，從椰子的西岸來了。」李福司答：「他們帶來二個俘虜。他們要求進城去見皇帝。」

「他們願出多少代價？」軍官問道：

「六十。」李福司答道。

「他們可以進城去。」那軍官說：「我給他們一張派司，但他們必須把武器放在獨木船上，並且在天未黑之前，必須出城來的。派二個人同着他們去。」

歐力千和格勃來，站在防守所的面前。



「坐。」當他們走進去之後，軍官說：「別瞞我，關於你自己的一切，快告訴我。你既不是從慘殺地方來的，那末你從那裏來呢？你到我們的地界來幹什麼？你怎麼走進我們地界的？」

「我從德國來，那是老實話。」歐力千答道：

「呸！」軍官輕蔑地說：「他們不是野蠻人。他們不是說羅馬話；也不像你那樣的可憐。」

「你知道德國的嗎？」歐力千問：

「不，這是我的書本上告訴我的。」

「噢！那是怎樣寫的？」

「那是山格納寫他自己的經歷，寫得很詳細。」

「山格納？」歐力千問：「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他。」

「他在羅馬和德國抗爭蠻夷，八百三十九年。」

「這是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之前的事。」歐力千提醒軍官：「我想你不對的。」

「什麼麼？」他問：「這兒並沒有改變過國界，雖然山格納死了一千八百多年了。你說你從德國來，或者你是從文明地來到此地；但是，你的服裝是陌生的，也不是羅馬裝啊……好吧，你的故事講下去吧！」

「我的父親是一個醫藥家，非洲的傳教士。」歐力千再說明着：「我常聽他講述毀滅部落的故事，據說是在這山上。他證明有白種人生存在華姆華席的深處。他們說山上都是他們的死的靈。」

魂。老實說我就是來調查這些故事的。我的隨員們都總管在斜坡地裏唯有我一個人爬上了深谷的頂點。誰知現在我被捕到這裏來了。」

軍官坐着靜思了一會兒。

「這也許是你的實話了。」他最後說：「好，我相信你不是從慘殺地方來的。我將你的意思去報告皇帝，但我不能留你在這兒，我要帶你到我伯父的家裏去。假如他相信你的故事，他能夠幫助你，他在皇帝那裏，有着很大的權力。」

「謝謝你的仁慈。」歐力千說：「我在這裏找到了一個親愛的朋友了。現在，你已經明白了我的一切，你也可以告訴關於你的一切，給我聽嗎？」

「也好，不過祇能說明一點兒。」軍官說：「我的原名叫作馬立浦。我在奧古斯當軍人已一世紀了。或者，你是熟悉羅馬的習慣的，你也會驚奇怎麼有一世紀呢？但是，這些習慣好像不是跟羅馬的習慣一般。山格納他的世紀，是屬於貴族階級的，正像是他的死已經有了一千八百年一樣，這僅僅是一種貴族階級的世紀……」

「但是，這兒是愛斯濱啊！」馬立浦又道：這時有另一個軍官走進房來。「他來了，當他要帶你到柵門去的時候，我必先到我伯父施福能家裏去一次的。」馬立浦繼續着道：

強者還有強者

人猿泰山驚愕地看着雷開達，見他也在恐怖着。

廊街上這時有着成千累萬的人馬，都帶着武器的。還有不少女人跟孩子們。這是爲什麼呢？在起初，他以爲雷開達爲的是泰山，但現在看來，却是爲了他們自己。最後，他看見反頭各人都朝着一個方向奔去。有一個陌生的人掠過他的眼前，這時候他們都靜寂了，只有腳步聲，後來他們又發出了恐怖的尖叫聲。

有三個人走進茅舍——敵人的武士們，搜查這部落裏的逃亡者。雷開達顫抖着，恐懼地躲在遠處的牆角裏。泰山坐在茅舍中央的柱旁，有鏈條鎖住着；祇有他獨個兒。

站了好久，因爲雙方語言不通，他們於是招雷開達進來，掀倒他在中央的地板上。他們又對泰山說；但祇指着門口，泰山才知道要他出去，可是泰山的回答，唯有指着自已頸子間的鏈條。

有一個武士想替他打開鏈條上的鎖，但沒有辦法，這樣對他的同伴說着話，然後離開了茅舍。不一會那武士又馬上回來，帶了二塊磚石。他叫泰山蹲在地上，用磚石敲開了鏈鎖。

不久，當泰山和雷開達來到外面時，猿人有一個機會審查他的對方了。在廊街中約有一百個褐膚武士包圍了他們的俘虜，這其中有五十個是男人，其他都是女人和小孩。

腰帶，外衣，胸甲，頭盔和他們的草鞋，泰山從來沒有看見過。矛和劍，掛在他們的右肩上，但人猿

泰山也沒有風

泰山很奇

東人猿泰山聲

羅馬現在

語，他雖然讀過

音，當他聽見甘

泰山看差

頭各人都變了

每個兵十

們的項頸間。

一個白！

說話。後來他如

結果泰山

原故吧！

一羣俘

鏈條鎖着的，

着。

這隊人馬向山的北方走去，現在已經橫過華姆華席盡頭區域的斜坡了。

泰山在最後，和雷開達同在一起。

當這隊人馬向前進發的時候，泰山問道：「這些是什麼人？雷開達！」

「這些是華姆華席的靈魂。」

「他們是來殺俘虜的。」另一個黑人說着，看着泰山。

「他們不會殺我們的。」泰山肯定地。

其他的黑人都搖搖頭，沒有參加他們的談話。他們只以為泰山也是一個靈魂，於是他們沒有什麼話可說。

在路上走了二小時之後，後來走進右面岩石的峽谷，走到裏面，看見有樹木遮蔽着，同時還有矮樹叢，使他們都看不見斜坡下面的各個據點。

峽谷那裏面，變得更狹小了，岩石能夠妨礙人的手臂。地面是建築在絕壁上的，形勢非常的險要。泰山知道他們是走進了山的更深處。絕壁高高地矗立在兩邊，把他們圍在中間，空中是像夜一樣的黑暗，在上面的遠方，還有着星光，在快黎明的天空閃爍呢！

大約有一個鐘點，他們順着那多風的淒涼的峽谷前進着。泰山看見前面有操人造牆的柵門，裏面有哨兵守衛着。當猿人經過門口時，守衛者盤詰了他們之後，才開門允許他們過去。

在他們的
到一個古典型
一樣呢。

在邨落裏

愉快，他們相信

邨落供給

條仍舊不鬆弛

有許多的

泰山並不是新

頭上。

「啊！倪卡

！我看見

！你也能

！可不是

在很遠的上面

豹要攻擊我，所

怕，但終於給我找到了一條低平的山路。」

「倪卡梅！你還是奔回家去吧。」泰山說：「因為，這林中有着很多陌生的獼猴。」

「那我可不怕了。」倪卡梅說：「牠們都是小獼猴，牠們反而怕我。牠們都是家居的小獼猴。牠們沒有長得比我倪卡梅美麗，不要緊的。不過，那陌生的大白猿，爲什麼要捉人猿，泰山呢？」

「我不知道，倪卡梅！」猿人說：

「那末，我去告訴莫凡羅叫他帶着武士來，好嗎？」

「不不。」泰山說：「等我看出了大白猿的原因之後。那時候，你可以回去送信給莫凡羅了。」

那晚，泰山和其他的俘虜睡在露天的硬地上，當天黑之後，小倪卡梅來到下面，躲在他主人的手臂間睡了一晚。牠覺得很快樂，他的主人是多麼地愛護牠啊！

天亮了，歐格玉第一個醒來，他也和其他的皮頭各人一樣的淪爲俘虜。他睜開眼睛來看看他們，兵士的營地就在鄰近。歐格玉看見有幾個軍人從茅舍中出來傳令。他看見他的同伴們都擠緊着，睡着取暖，旁邊睡着的那個白人，就是他在納烏托部落裏的俘虜。當他看見那白人時，也看見有頭小獼猴睡在他的手臂中。軍人們出來了，那小獼猴就跳到附近的樹上去了。

歐格玉忙喊醒了近邊的俘虜們。

「什麼事？歐格玉！有一個問：

「我祖父的靈魂來了！」他情急地叫着：「我又看見他了。他在對那白人說話，他叫他自己是

泰山他就是我們的白色俘虜現在我們自己也都是俘虜了不久我們就要被殺了。其他的都承認地點點頭。

吃過了粗陋的早餐之後，他們又向南方的骯髒的路上前進。

是中午的時候了。他們到了南方，經過幾個部落，後來，他們又向東走入一條連接的大路。泰山看見他們橫過大路，轉過了好幾個灣，遠遠地還能夠看見樹林。又走了一會兒，來到了一個堡壘前，他們經過柵門間的守望台。這堡壘的壕很闊，其中有水在緩流着，壕的二端的交通口，上面架有一頂吊橋。

在這裏，那軍官命令他的部隊通過柵門，泰山看見這裏不像是茅舍的部落，却是一座堅固建築的城。在柵門附近有一間刷了灰泥的房屋，也有庭院，他能看見樹木高過屋頂，但在下面的遠處的蔭道上，遠望去他看見這外面有更高的樹木。

他們走到入口處，他們看見許多人在街上，也有在房屋的門口——棕褐色和黑色膚體的人民。服裝是束着腰帶的外衣，但有幾個黑人幾乎是裸體的。在接近柵門的通道上，有着少數的店鋪，他們看見這些店鋪，都是平面的公共建築物。

鄉民都來觀看軍人和他們的俘虜，也有跟隨在他們的後面的。但是，這些都是孩子們。猿人能夠看出自己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大家都在議論着，私語着他。泰山知道，這一定是在討論着俘虜們的代價問題了。

當這時候，泰山得到一個結論：黑居民是佣人或奴隸；褐色人是兵士和店主，白人是貴族。到了城裏，這羣人拐灣到左邊的一個闊進口，不久就到了一間圓形的大廈前，是用大塊的花崗石建築成的。弓形的孔穴，幽雅的側面的柱子接着層樓，每一層的高度約有四十或是五十呎，上面的一層完全是弓形的。泰山能夠看見屋頂，他猜想這是競技場，因為這形式像是羅馬的圓形劇場。

他們到了這建築物對面的柱子前面，轉灣走進下層，到了這大廈的第一層樓，順着在崗石的梯級走到黑暗的地下室，那兒有條大走廊，祇是二端有些光線，並且有着連續的重柵門防禦着。裏面早有四五個俘虜蹲伏着，（但沒有鎖，）命令他們走進地牢，躺在後面。

泰山發現他自己，雷開達，和二個其他的皮頭各人，在花崗石梯級下面的一間小房裏。這裏祇有一個狹小的孔穴，柵門裏面也祇有一扇小窗子，是開在對面門上的牆頂上。這扇小窗，算是透着細微的光亮，和空氣的一個調節處。窗格緊靠着他們，那重疊的鏈鎖攔住着他們，現在，他們什麼都拋忘了，只是等待命運來支配他們的生死！

馬立浦領歐力千，在東方士，吩咐他去帶格勃來。

「你跟着我來吧。歐力千！一會兒，馬立浦領他們走。」

當馬立浦走到那裏時，就有一

「告訴我，你是從羅馬來。」

「我早已告訴你了，因為

馬立浦命令他的驛夫，他

「我保證你，歐力千，這兒

「倒底有多少快？」歐力

「一個鐘點至少跑八千

「如果一個鐘點能跑五

「告訴他們，叫他們今天

歐力千笑笑：「但是，朋友！

「哦！你不是對我說：要轎夫奔得更快嗎？或者今天的一項轎子像馬奔得一樣的快。但是，怎麼能跟馬比，一小時跑五萬步呢？」

歐力千笑笑，並沒有作聲。

現在，他們已走進樹的邊界了。這裏，沒有人行道，房屋是造在街道的兩旁的，街的每一端，都有柵門和守衛者。

「這是住宅區嗎？」歐力千問，當他們經過建築物的時候。

「是的。正是住宅區。」馬立浦說。

「從這裏的守衛情形看來，我想這兒一定是禁錮罪犯的。」歐力千肯定地說着。

誰知馬立浦搖搖頭道：「不對！我們有少數的罪犯，關禁在東方海。因為我們的人民，是無所謂罪犯不犯罪的。」

漸漸地，他們走近了一間富麗的屋子，轎夫停轎在柵門前，馬立浦和歐力千從轎子裏走出來。前面走來一個奴隸，開了柵門，歐力千跟着他的新朋友，走過瓦磚甬道的花園裏，在一株樹蔭底下，有個老人坐在案頭寫字。這裏有幾件東西，引起了歐力千的注意：乃是古代羅馬的墨水瓶，蘆葦筆，以及那人在書寫着的羊皮紙，這種紙好像已經消滅一千年了！

「伯父！你好。」馬立浦叫道。那老人轉身對着他，但他又說：「我給你帶來一個賓客，好像不是東方海人。伯父這是歐力千，從德國來的蠻夷酋長。」然後對歐力千說：「這是我的伯父施福能。」

施福龍站

的姪兒，就爲他

換了一套新的

一小時之

一間房內，去會

「我們到

歐力千於

是各種古典的

牆和柱的

的現象。他知道，

不溝通的了，而

當他走進

口，門廊，環繞砂

中的一切，覺得

那年青人

的女人在那裏。

雙方瞥見了，都驚愕着。她呢，睜大了眼睛看着歐力千。好久之後，他倆都呆楞着。歐力千覺得：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如此美麗的姑娘。那姑娘在想些什麼呢？歐力千不知道。但結果，還是她首先打破了靜寂。

「你是誰？」她問。聲音是喃喃地，完全是一種溫存的說話，這因為是一個突然出現在面前的青年，使她驚愕了。

「我是一個陌生人。」歐力千答：「對不起，請你饒恕我擅入你的祕密地。我還以為祇有我一個兒在花園裏呢。」

「你是誰？」她又問：「在以前我沒有看見過你的面。」

「我，」歐力千說：「也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一個姑娘啊！也許是做夢吧？因為在世界上，沒有像你這樣的嫵媚和美麗。」

她臉兒漲紅了。「你不是個東方海人吧，我看起來。」她的說話傲慢地：

「我……我……」歐力千戰顫地說：「請你原諒。姑娘！我現在呼吸短促着……」

「爲什麼，我問你，是那一族人？」她問着，但她看見歐力千那模樣却笑了。

「你能原諒我嗎？」歐力千問：

「你告訴我，你是誰，你爲何到這裏來？否則我不回答你。」她答道：「因為我需要知道你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仇人，或是一個蠻夷。」

你的外表和你的舉止，都是一副貴族相，或者你是爲了一個年青的女人而冒險，在你沒有看見她之前？但我能了解你，所以我原諒你。」

「那末，幸虧我是一個蠻夷了。」歐力千笑笑：「我要你原諒，富萬愛！總之，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一個姑娘，我——能夠——」他遲疑地。

「你能夠什麼？」她問：

「一個蠻夷，決不敢如此冒險地說。」

「那有些什麼分別？」這時，突然有聲音從他的後面傳來：這正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說話。

姑娘驚愕地凝視着，歐力千回頭看見是一個矮小的，黝黑的，穿着一套配有束腰外衣的年青人，他的手握着吊在腰間的一柄短刀，含了一張半怒的臉兒，漸漸走近來了。

「這是你的蠻夷朋友嗎？富萬愛！」他問：

「這是歐力千，我父親的賓客。」姑娘答，馬上轉身對着歐力千，介紹道：「這是方伯生。他是受我父親優待的人，所以他是隨便可以評判着其他的客人。」

方伯生臉紅着：「我很抱歉！但是，每個施福能的賓客都是光榮的。不過我不是一個人猿，也不像他，歐力千他是例外的啊。」他的說話，是充滿了譏諷的，爲了歐力千在和他愛人說話的原故。

就在這時候，馬立浦來了，歐力千小心地引見富萬愛。方伯生還是注視着歐力千，但他沒有對富萬愛獻着慇懃。從他們的會話中，歐力千才知道方伯生是富萬愛所愛的，但他却不能從姑娘的

態度上
以前，並
敵，雖然
設宴招
訴我的，
帝同樣
已有着
這
兒也有
油足有

歐力千洩到水中央，引起了他對富萬愛更高的熱愛。原來，她也已慢慢地游在池的四周圍。當他下水時，她却游到水底下，歐力千在水裏，很容易洩到她的那邊的。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不知道東方海公民的游泳規則，是怎樣的。

方伯生也下水了，這池有冷水和熱水的分別，現在，他是洩在冷水浴的歐力千的後面，他看見他跳入水裏，和聽見喝采聲。但這時，他的心也已在富萬愛的身上了。

游着，游着，方伯生看見歐力千游到池邊，筆直地跳了下去，他的壓力使水濺得很高。

喘着，他洩到池邊，在那裏，他會見了許多貴族的面孔。他也高聲地說着話，然而心地猜疑着，憎恨着。最後，方伯生爬上了池，回到更衣室穿衣服。

「預備走嗎？方伯生！」一個年青的貴族人也正在那裏更衣。

「是。」方伯生硬地答：

「我聽見你和施福館一同來的，而且還和着他的新客人。他是那一種人？」

「梅太來你聽着。」方伯生說：「他說他叫歐力千，他說是德國的一個會長，但我不相信。」

「那末，你說他是個什麼東西？」梅太來問：

方伯生走近他的身旁道：「我相信他是一個間諜，他伴裝着一個蠻夷的孩子。」

「但他們說，他不會講我們的話呢。」梅太來說：

「是啊！他表面上，正像不懂我們的說話。」方伯生說：

「我看施福能不是一個獸子吧。」梅太來問。

「這裏只有一個人是可以判斷的。」方伯生說。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梅太來問。

「我打算到奧古斯——東方的皇帝，他那裏去一次。」

「你真是一個獸子，方伯生！」梅太來忠告他：「你祇知道你自己的一句話。但是，你可知道施

福能的權力，他不是皇帝的最寵愛的嗎？」

「那什麼話？至多，他不過是皇帝的姪兒——赫四帝的朋友。奧古斯遣他來做密使的。」

梅太來笑笑：「不要那麼獸氣了，方伯生！」

「但是，有歐力千在這裏，我想有了他，就沒有我。」方伯生怒火直冒地說：

泰山劫持蠻王

夜降臨到了山格納城，那羅馬圓形劇場似的花崗石的地牢，更進一步地趨入了黑暗。這裏，僅有一些從窗格子裏透進來的微弱的星光呢！

泰山蹲坐在石地板上，背靠着牆，他看見星光慢慢地移過窗口。他真像一頭猛暴的野獸，受了監禁地苦刑，現在變了籠中鳥了。——也許，因為他是一個人，比下等動物來得耐苦，雖然他很能忍耐和克制，但他總想設法從森嚴的拘留地裏脫險！

泰山用腳度量着地牢的牆壁，但他的意思，並不完全是逃險的思想。

雷開達和其他的地牢中的同住者，都睡着了。但泰山却坐着，觀看星光和夜景，當他聽見一下聲音的時候，他覺得，那聲音來自地牢牆壁的小窗口，窗前突然來一個熟悉的影子。泰山笑笑，喃喃地說着不是人耳所能聽見的說話；倪卡梅，就來到地牢牆壁的鐵柵前爬動着。霎眼間，那小獠猴靠近泰山的旁邊了，長長的，強壯的手臂，鉤住了猿人的頸子。

「同我回家去。」倪卡梅懇求着：「你為什麼要給拘留在這又冷又黑的地下洞中呢？」

「你也曾看見過籠子關住了賈倍傑金獅嗎？」泰山問：

「看見過的。」倪卡梅說：

「現在的我，正像賈倍傑當初一樣，不能逃出籠子。」泰山解釋着：「他們不來開門，我怎麼能

夠出去呢？」

「我去叫莫凡羅和他的黑猿拿着尖棒來。」倪卡梅說：「叫他們來救你出去，好嗎？」

「不，倪卡梅！」泰山說：「假如我自己不能出去，莫凡羅即使他能夠同着許多勇敢的武士殺到這裏來，也不能解救我。因為這裏有着許多的打手。」後來泰山睡着了，倪卡梅就睡在泰山的手臂上。但當泰山在早晨醒來時，倪卡梅已經去了。

早晨，兵士們來到地牢門前，開了門，走進一個白色軍官來，他有一個黑奴隸伴隨着。那軍官用着本城的言語對泰山說着話，但泰山搖頭表示他不懂這些話；然而他轉身對黑奴說了幾句話後，就對泰山說着皮頭各的土話：「你懂我的話嗎？」

「還懂的了。」當泰山聽見了軍官的繙譯之後，答道：

「你是誰告訴我還有那位白人，到皮頭各邨子來幹什麼？」軍官問：

「我是人猿泰山，我來看另一個白人的，因為他迷失在山上。但在絕壁上，我就給皮頭各人捕獲了，做了俘虜；於是當你的兵士們到達皮頭各邨的時候，他們便在那裏找到了我。現在你大概明白我了。我要求你釋放我。」

「爲什麼？」軍官問：「你是羅馬的公民嗎？」

「不是。」泰山說：「爲甚麼你要問這些話呢？」

「假如你並不是羅馬的公民，這就比較有可能性；但我們怎知道你不是從東方海來的呢？」

泰山聳聳肩胛說：「我不知道，東方海是什麼意思？」

「你怎麼說？你別欺騙我們了。」軍官說：「也別假裝不懂我們的話。老實講，我們是不容易欺騙的。我們不像東方海人那末傻。」

「東方海在那裏？而且這是什麼？」泰山問：

那軍官笑笑：「得啦！算你聰敏吧。」

「我可以賭咒的。」猿人說：「我沒有欺騙你。相信我吧；我有一個問題要請你答覆。」

「你要問些什麼？」

「在幾個星期之前，有其他的白人，到這兒地界上來過嗎……因為，他是一個迷途的人，我特

地來找他的。」

「沒有。」軍官答：「這還是在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以前的事。自從山格納率領着古羅馬的軍

隊，征服蠻夷得勝回來之後，從來沒有一個白人來過。」

「那末有一個陌生人在你的地界裏，你們會知道嗎？」泰山問：

「在山格納地界，那當然會知道的。」軍官答：「但是，他走進東方海東盡頭的山谷裏，那我可

不知道了；要是真的有，我也不能在這裏答覆你，因為這是有關秘密的。」

軍官說完了這話，陪他來的那士兵，就領泰山從地牢裏出來，引導他到前天進來的城中。在離

城街一哩路處，他們到了一所大廈裏。在進口前，有一隊軍隊守衛着，穿着精製的胸甲，頭盔，飾章……

他們的胸甲，泰山看見是黃金製成的頭盔也是金屬的，刀柄和他們的劍鞘，也都有着精製的彩石，嵌在金屬中。他們的華麗的外形，更增加了猩紅色外衣的光彩；各種的製造，都有着非常的文化根據。

軍官在欄門前准許泰山進去，由黑繙譯和那軍官領着他，並且，也有門口哨兵引他們到大廈內。泰山走在廊上，看見兩邊都有開了門的許多的大房間，他們走進了一間大的長形的房間。在這間房的盡頭，有個魁梧的人，坐在一隻巨大的彫刻椅子上，那把椅子是放在高台上的。

那兒有幾個其他的人在房裏，都穿着彩色的外衣，也嵌有金屬的飾物。有幾個，穿着古羅馬的寬大外衣。有個奴隸送信進來，那個軍官就離開了。剩下這隊人，陪泰山站在房間的一邊。

「這是什麼地方？」泰山又問皮頭各的繙譯：「坐在那兒的一個人是誰？」

「這是西皇帝的御座室，他就是史來德。」

泰山點點頭，看看景色，很能夠引起他的興趣。他看看人民，證明完全是同樣的。他走近御座，那皇帝開口了，但他也不能判斷他們統治着的意思。這裏，泰山還見了幾個貴族裝飾的，褐色皮膚的大臣，穿着特奇服裝的黑蠻夷，以及奴隸們。

皇帝史來德，是一個很有權威的腳色：穿着白麻布的束腰外衣，黃金的胸甲；他的草鞋是白色的，用黃金做着帶鉤，他的肩披披紫色帶的凱撒的禮服。一條麻布刺繡的狹帶，縛在他的前額，這是

表示他身份的唯一標記吧。

御座後面有一道幕幃，有隊兵士排列成鏢刀形，站在那裏。他們執着古羅馬的銀色的鷹族棒，及其他不同式樣的旗幟。在牆壁的柱子上，掛有各種不同的盾。在房間裏，每件東西的裝飾，都是象徵着戰爭的。牆壁上的點綴，都是一幅幅戰鬥的油畫。

現在有一個男人，走近宮殿上的一個軍官面前，帶着泰山，來參見皇帝。

「你是麥克司嗎？」皇帝問那個軍官道：

「是！」那軍官答：

「你帶他來，讓我問問那俘虜。」

泰山威武地走近前去，大家都瞧着他。因為他比所有的人都要強健，何況他只穿着一件獅子皮和一張豹皮。他的棕褐的皮膚，他的烏黑的頭髮，灰色的眼睛，灼灼地閃着光的確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的莊嚴。就是皇帝史來德，恐怕也及不上他呢。

走到御座前停了步，泰山轉身對皮頭各的繙譯說：「請你問問史來德，爲什麼要捉我做俘虜？並且，請你告訴他，要求他釋放我自由。」

那黑人畏縮地，但是泰山又道：「你儘管這樣做去。」

「他說什麼？」史來德問繙譯：

「我不敢把這些話報告皇帝。」黑人答：

「爲什麼你儘管講好了。」史來德說。

「他說他爲什麼變成俘虜？要求釋放呢。」

「哼！你問的他是誰？」史來德含怒地說：「竟敢跟我挑戰。」

「告訴他！」泰山等皇帝的話譯給他聽了之後說：「我是人猿泰山，我所說的話，我要命令他服從！」

「這傢伙侮辱我，押他走！」當史來德聽了泰山的話之後，咆哮着。

兵士們抓住了泰山，但給他掙脫了。「你們敢！你再告訴他。」猿人尖叫着：「我是問他另一個

白人的下落。告訴我我不是一個仇人，否則，我不得到滿意的答覆，我決不離開這房間。」

史來德聽了泰山的話之後，他更加氣憤地咆哮了：「帶他走。麥克司！用鏈條鎖住這個俘虜，快走！」

二個兵士想抓住泰山，左邊一個，右邊一個，但他在他們未上來之前，突然地扼住他倆的頭對撞在一起，那二個兵士被摔倒在地上；猿人就像一隻貓，敏捷而又活潑地跳到皇帝史來德坐着的高台上。

泰山很快的，也就捉住了皇帝的肩胛，把史來德從他的座位上提了起來，扼住了他的頸子。當時，雖然就有幾個矛槍手衝上來保駕。但當他們用矛槍威脅泰山時，他就用史來德的身體，作爲盾牌抵擋着。皇帝說：「這確是個好法子，兵士們當然不敢殺他們的皇帝的。」

「告訴他們。」泰山對皮頭各繙譯說：「假如任何人要干涉我，我就把皇帝的鬚子扼斷；假如他依我了，我就放他自由。假如他反對我，這是他自己的活該。」

繙譯將這話傳給史來德之後，他沒有辦法，只得命令他的人民：允許泰山離開這王宮。猿人把皇帝舉在他的頭上，從高台上跳了起來；當他正在這樣做的時候，一班朝臣們服從史來德的命令，向後退着，他們並不覺得侮辱，因為這是他們統治者的命令。

走出了御室的走廊，在外庭院間，人猿泰山還是把史來德舉在他的頭上；猿人命令在前面的黑繙譯，但這裏沒有使他發生困難，因為皇帝始終用恐懼的聲音，叫衆臣們讓步！

在柵門外的守衛者們怒極了，大家紛紛不滿史來德，要爲他受侮辱而復仇。但皇帝不准他們這樣做，要讓泰山安全地離開王宮。泰山也要等一切條件講好，才解放史來德，但當守衛們趕到時，人猿泰山早已離了柵門很遠。

穿着猩紅色外衣的守衛隊，在他們底眼裏，都冒出憤恨的怒火來，因為他們底皇帝，受了侮辱。他們雖然沒有愛他的熱誠，但因為他是他們政府中的最高者，地位和權力高於一切，而且，那半裸體的蠻夷，竟擁了皇帝奔出王宮的柵門，到了邊界的樹叢間去了。那黑人繙譯走在前面，非常沮喪地，在那裏懊恨着。

這山格納的城，給太古時代的樹木遮蓋着。走在半路上，泰山把史來德放在地上。他回頭去看着通路的方向，只看見史來德的兵士們已經到了進口處的外面了。

見許多守衛人的手裏，都執了矛槍，他計算着：假如他們衝上來，他打算仍舊把史來德舉起來，作爲盾牌抵擋的。

當那翻譯者將泰山的最後提議告訴他們後，那許多守衛人都遲疑着。但史來德却命令他們說：「服從服從！」因爲那時候，泰山用手握緊，扼着他的肩胛，他知道決不能脫逃，只得大喊了。最後，當守衛人回進王宮去了，泰山就釋放了皇帝。史來德迅速地便跑到柵門口，那些守衛人又蜂湧地跑到進口處來。

他們回頭看看泰山，但見他飛快地走了幾步，突然向上跳起，蹀上了一株巨大的橡樹上。那許多兵士都追上去，他們的眼睛向上凝視着，但是，人猿泰山的影蹤早已消失了。

史來德靠近他們的跟前，這才大喝道：「快！你們追上去，誰再能抓他來，我賞格一千辨士。」

「他已經逃了。」有一個人指着說：

「不。」另一個叫道：「我看見他跳到樹上的；我看見椗枝震動的。」他指着對面的方向。

猿人在樹枝上，悄悄奔到進口的一邊，落下在一間低屋的頂上，跨過有一株樹橫在一間庭院的空間，靜靜地，他察看一羣追捕者的蹤影。他在叢林中，可以隨心所欲的，然而在他下面，庭院中這時正有二個人，或許也覺得他的動作了。

但泰山能使他們不發覺，他是多麼地鎮靜呵！他注意着在他下面花園中的一個姑娘，和一個

年青的男子。那男的向那女子在求婚，泰山雖然不懂他們的言語，但那些手勢，神色和表情，他能夠猜測的。

他看見下面，那個男子的頭傾斜着。猿人看見她的側面，非常的美麗。祇是那青年的臉兒，給她遮住了，使泰山看不清楚，然而還能看出他的一張老鼠面孔。後來他發出了含怒的說話，那姑娘便冷冷地說着話，身子扭轉了。那男的跳了起來抓住她，野蠻地抱在他的手臂中坐下來；他憤怒地耽視着她，發出半咆哮的聲音。最後，下面那老鼠面孔的男子，用手掩住她底鮮紅的嘴巴，他摟着她的手，當然就放開了。

這本來不是泰山的事務，她至多是一個山格納城的女子，或是納烏托耶的一個皮頭各的女人。她們在猿人的心目中，還及不上一頭雌獅。但是，人猿泰山常常受了情感的衝動，抱打不平；現在，他因為在痛恨那個老鼠面孔的男子虐待着那姑娘，他又激起了憤怒。

他摟着橫躺下了她的身體。他的嘴要湊上去接吻；正在這時候，在他的旁邊，從空中跳下一個半裸體的大漢來，張大了威武的眼珠，使他吃了一驚。泰山很快地就抓住了他的束腰外衣，當時就把他從姑娘的旁邊一把抓，摔了開去。

他看見一個白人自上面跳下來干涉，非常氣憤；但是，老鼠面孔的人，見泰山是徒手的；於是跳了起來，抵抗着。那姑娘看見來人沒有武裝的，深怕他吃了傅德四的虧，於是也跳過來幫忙，大叫着：

的陌生人，那裏知道，當他用古代西班牙的劍刺到這人身上的時候，泰山早已不在原地位了。

傅德四從來沒有見到如此敏捷的動作。他滿以為看清楚了，方用他的劍刺下去，那仇人的身上，至少留下幾寸深的一個窟窿。

傅德四跳着刺了三次，那陌生人三次都閃過了，那姑娘睜大了眼珠，連連稱奇不止。她的心裏，覺得這個陌生大漢，至多是一個蠻夷，當然比不上傅德四和她自己一樣的是個貴族。傅德四刺了三次的空，他的手腕反而給獵人攔住了。正在這時候，恰有二個白人和一個黑奴走進花園來——二個白人的手裏都執着劍，一個黑人的手裏握着刀。

他們看見泰山站在傅德四和姑娘之間；他們看見他被一個陌生人緊攔着，他們看見他的劍被扔在地上。大家暴怒着，但是，雜亂的腳步聲，泰山聽見了，泰山看見他們三個人拿着武器近來。他當然要把傅德四抓住，作為盾牌來抵抗新的仇敵的。那女的情急了，她向泰山哀求，但他不懂她的話，祇是搖搖頭，於是她看了那個黑奴，要叫黑奴為他擔任翻譯。

「你是一個皮頭各人嗎？」泰山用皮頭各語問他。

那黑人驚奇地看着他：「是的，但是，你是誰？」

「你能講他們的話嗎？」泰山指着傅德四等問。

「懂的。」黑人說：「我做他們的俘虜已有好多年了，但這裏正有比我後來的很多的俘虜，然

而，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語言。」

「好！泰山說：『你問問道女的，她要問我什麼話？』」

「她要知道你是誰？並且從那裏來的？你到她的花園裏來幹什麼？還有你怎末會到這裏來的，你怎樣會瞧看了她和傅德四？還有——」

泰山握緊了他的手說：『告訴她，我是人猿泰山，從一個很遠的陌生地方來。我到此地來，是善意的，我是來找我自己的一個朋友，因為他迷失在這世界上。』

這時，突然從遠遠的通路外面，傳來一個聲音。

「看見些什麼，阿契？」她對一個奴隸講，然後又對泰山說着。泰山這時，已放鬆了傅德四，但不讓他脫逃。

那個被叫做阿契的，同着一個年青的軍官來了。年青軍官的眼睛看着泰山，他的手裏是拿着一柄劍，泰山認識他是麥克司，因為那年青的貴族軍官，曾在王宮裏引導過猿人的。

「放下你的劍，麥克司！」她說：『別傷害他，因為這個人不是仇敵。』

「你能決定他嗎？狄麗花。」麥克司問：『你怎麼知道他呢？』

「我只知道他來救了我，他並沒有傷害我。」姑娘肯定地說，凝視着傅德四。

「我不懂。」麥克司說：『這是一個戰時的蠻俘虜，他叫他自己泰山，今天早晨我帶他到御室

「怎麼他是一個俘虜？那爲什麼放他到這裏來？」她責問着：「你呢，爲什麼到這裏來？」

「這傢伙攻擊皇帝，後來從王宮中逃出來的。」

「你說的不見得是真話，他很像是個貴族，他沒有傷害我。」她說：「傅德四才是一個野人，他從一個險境裏救了我。」

麥克司看看傅德四——皇帝史來德的兒子，然後又看看泰山。傅德四窘極了。

「這是你的男人。」傅德四嘲笑地說：「和他一同回到地牢去吧。」

「你要捉我的保護人嗎？麥克司！」狄麗花不理傅德四，祇對那軍官問：

「叫我怎麼辦呢？」麥克司道：「這是我的責任啊！」

「那才對了！」傅德四輕蔑地說：

「梅平格！」狄麗花向奴僕說：「帶傅德四到進口處去。」

傅德四紅着面：「我的父親是皇帝。」他譏笑着：「別忘記，狄麗花你的父親沒有史來德那樣的尊貴。」

「別多說！」狄麗花叫着：「我是命令我的黑奴梅平格，帶你到進口處去。」

在一個蔑視和一個傲慢之下，傅德四只得離開了花園。當他去了之後，狄麗花轉身對着麥克

司，很匆促地。

「我們怎末辦呢？」她問：「我因爲他從傅德四手裏救了我，必須感謝他；但你得要執行你的

責任，帶他到史來德那裏去。」

「我有一個計策。」麥克司說：「但是，最痛苦的，是我不能和這個陌生人說話。」這時，泰山始終莫明其妙的在旁邊瞧着他們。

「梅平格能夠懂的，可以叫他繙譯。」姑娘說：

「你能繙譯嗎，梅平格？」麥克司問：

「可以。」狄麗花說：

於是，麥克司對梅平格提議說他現在要捉泰山。但最後又用土語對梅平格說：「你現在只要哄騙那白人，說他救了狄麗花，我願意保護他平安，假如他能聽我的話。」

「他們把我要怎樣辦？」當泰山聽見黑人的譯語後，問道：

「我希望你跟來。」麥克司說：「像一個俘虜樣的跟我來。因為這是我的責任，不得不如此。但我帶你到御室去，我會指示給你一切的。對面是我的家，因為那屋子是我的。在那裏，我可以使你立刻逃險到樹上；你離開史來德的王宮之後，便到我的屋子裏；但你須留在那裏，等我回來設法。他們一定會保護你的。你知道嗎？」由梅平格繙譯給泰山聽。

「我知道了。」泰山點着頭，答了這一句。

「後來，」梅平格說：「我們自會替你找到一條出路，使你走出山格納城，橫過這座山的。」

「是！」泰山英勇地答應了。

古羅馬的歷史

東方的皇帝奧古斯，他底地位雖高，但他底
其中有三千名白人，一萬九千名是混血兒。在這
包括二六千名黑人。

今天，有報訊的來覲見奧古斯，皇帝恰在
樂隊們，都隱匿在葡萄棚底下的涼亭裏，奏着
要懇求皇帝接見。

「方伯生他已經去了一小時了。」皇帝
「他保持着凱撒的光榮。」那朝臣說：「
他現在就來要求。」

「那末帶他到這裏來。」奧古斯命令着，
「我沒有一分鐘的得到娛樂，方伯生這
他對他的一個朋友訴說着。

但方伯生已到皇帝跟前來了。他這時的
「我來了，有着凱撒的非常的光榮。」古

皇帝需要他的皇帝得到安全。」

「你報告我些什麼？」奧古斯尖聲地說：「別胡扯快說！」

「這兒有一個陌生人，他說他是德國來的蠻夷，但我相信他是從山格納來的一個間諜，我看他，正是史來德的賓客。」

「你怎知道的？」奧古斯問：

「這……這……這是傳說。」方伯生喃喃地說：「那是——」

「我早已聽得赫四帝的許多謠言了。」奧古斯解釋着：「我不能馬上這樣做。」

「我倒沒有聽見呢。」方伯生面紅着，不安地說：「我不知道其他的事，所以另外原因，我不能說那是我所知道的。」

「你另外聽見些什麼呢？」奧古斯問：「你說呀！」

「在沐浴時，他道赫四帝陪他去，他說他曾在史來德那裏被捉住了，後來有一個朋友幫助他逃出了險。」

奧古斯蹙着眉毛：「這是謠言，爲什麼我沒有知道呢？」

「那我就知道了。」方伯生說：「我只知道我的責任，應該報告你，因爲祇有他，有權力能夠私自收留一個陌生人。」

「他是誰？」皇帝問：

「施福能！」方伯生答：

「施福能？」奧古斯情急地喊着：「有這事嗎？那太過份了。」

「並不過份。」方伯生大膽地說：「我看他和馬立浦，有很好的友誼。因之，他們也有膽量留他。但怎會給你知呢？」

皇帝憤怒地站了起來，轉身對着他的一個朝臣說：「簡直造反！假如方伯生說的是實話。」又對方伯生說：「那陌生人是怎樣的一個？」

「他的皮膚很白，雖然不像綜合的人們，和貴族的外貌。他假意說不懂得我們的話。我想，一定是他的一種詭計。」

「爲什麼我的軍官們不來報告我？」奧古斯問：

「這是馬立浦的事。」方伯生說：「因爲馬立浦命令湖邨的蠻夷帶他到這裏的，雖然他知道他是外來人。」

「混蛋！」皇帝尖叫着，轉身對他的一個軍官說：「你快把施福能馬立浦和那陌生人，一齊抓到這兒來。」

正在這時候，有一個朝臣來到花園中，走近了皇帝跟前奏稟道：「施福能要求拜見皇帝，同了他的姪兒馬立浦，和一個陌生人。」

「抓他們來！」皇帝咆哮着：「我要看看施福能這老傢伙，怎末說法！」

一分鐘後，三個人走到皇帝面前了。施福館和馬立浦向奧古斯致敬，最後的一個，就是從德國來的酋長歐力千。

「我們早已聽得有這個蠻夷酋長的。」奧古斯譏諷地說。施福館和馬立浦瞥見了方伯生，「爲什麼我不知道這個俘虜呢？」皇帝又觀察着馬立浦的態度。

「這因爲有着一些小小的耽擱。」那年青的軍官馬立浦答：「因爲帶他到這裏之後，替他洗了澡和換了服飾。」

「這是不必要的。」奧古斯說：「這裏有着禁錮山格納俘虜的地牢啊！」

「他不是從山格納來的。」施福館說：

「哼！你從那裏來到我的地界來幹什麼？」奧古斯問歐力千：

「我從德國來。」歐力千答：

「驅誰你這傢伙，我早知你在德國已經學習我們的說話了。」皇帝兇狠地說。

「是的。」歐力千答：

「別瞞我，老實說，你是山格納來的嗎？」皇帝再問：

「絕對不是。」

「我猜你到過羅馬。」奧古斯笑着：

「是，很多次了。」歐力千答：

「現在那邊的皇帝是誰？」

「那裏沒有羅馬皇帝。」歐力千說：

「沒有羅馬皇帝？」奧古斯接着就笑說：「哈哈！太笑話了。你不是山格納的一個間諜，你一定
是個瘋子。或者間諜和瘋子都是你。羅馬沒有皇帝，我會相信嗎？」

「真沒有羅馬皇帝的。」歐力千說：「馬立浦告訴我，你的國內和外界，不通來往已有一千八
百年了。羅馬滅亡已有一千年了，傳教士和學者知道的。法國和英國有皇帝的，有偉大的文化和權
威，但羅馬僅僅是在意大利的一個城市吧了。」

皇帝點了點頭，但回頭問方伯生：「你怎麼斷定他從山格納來的呢？」

「那末他從那裏來的？」方伯生問：「不從東方海來，當然是從山格納來的了。」

「你能證實這是對的嗎？」

方伯生遲疑着……

「快出去！奧古斯憤怒地命令着：『你說謊話。過後，我還要盤問你哩。』」

方伯生非常煩悶地，離開了花園，但他惡意地看看施福能，馬立浦，和歐力千。

「那裏會沒有皇帝。」他喃喃地說：「還是山格納領他的步兵隊去征服尼也范的時候。遠在
距今八百四十八年前的二月朔日的十六天之前，在尼也范朝代的第二年。從那天起，就沒有羅馬
的世界了，給山格納的子孫和他的步兵隊殲滅了。」

歐力千在計算着回答。因為他考慮着古代歷史上時日的差數。『那二月朔日的十六天之前。』他重唸着。『距今八百四十八年的正月二十七日——啊！爲什麼是正月二十七日呢？因爲是尼也范的死期。』他說：

「啊！那你可知羅繼尼也范之後的皇帝是誰？」

「是泰金。」歐力千答。

「你是一個蠻夷，爲什麼能夠知道羅馬的這許多的歷史呢？」皇帝問：

「我研究這些事。」歐力千答。

「你能寫下這些尼也范的死的事跡嗎？」

「我也許能夠回憶的，因爲我早也讀過的。」歐力千說：「但是，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啊。」

「你寫吧！」奧古斯說：

「但我留在你的領土內，還沒有一個計劃。」歐力千說：

「你留在這裏。」奧古斯說：「慢慢地，把我的統治情形，也寫一個歷史。」

「但是——」歐力千感嘆着：

「別多說了！」奧古斯固執地。『我是皇帝，這是命令。』

歐力千聳着肩胛笑笑。羅馬與凱撒，他是知道的，但他却沒有看見過古舊的羊皮紙，和這些字

跡寫在小石上，一直遺留到現在。

這地方的確是一

呢，在深谷間或者有五

「來！」奧古斯說：

終於到了圖書館。

冊，收在圖書架上。

「這裏。」奧古斯

你拿了去，在你空閑的

你替我寫統治的歷史，

當他們走出奧古

一個賓客啊？」

「或者二個都是。

忍的，他也猜疑的。因為

施福能和我趕到的話；

變了你。也可以說是施

「但他要寫羅馬

「假如你不嫌麻

「東方海不是一個令人討厭的地方，如果你住了下來的話。」施福能說。

「你說的是對的。」歐力千說：「正好像富萬愛的臉兒，表示她的意思一樣。」

回到了施福能的家裏，歐力千就非常起勁地，把皇帝給他的那本古舊的簿冊細讀着，他先看一冊古代拉丁文的手抄本，紙張已經發了黃。他用全副精神研究着古代羅馬的歷史和著作。他凝視了好久，煞費心血地研究着。

手抄本上，有許多古代軍團的習語，也有羅馬的俚語，還是在埃及開化二千年之前的，也有提示人民和土地的歷史學家，或地理學家知道的現代人。歐力千畢竟找到了古代羅馬的年史。

在簿冊上，山格納用第三者口吻寫着說：

「山格納，在城的八百四十六年間，帶大隊羅馬軍團反抗皇帝。在八百四十八年的二月初日的五天之前，山格納從尼也范回到羅馬；山格納遣人送信給他的人們，但那人洩漏了秘密，結果山格納殺了他……」

「他也告訴他的陸軍中尉和伍長們：要遣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開拓新大陸。在第二天，那大隊的長征就要開始了……」

「這是一件不期而遇的巧事：有一條商船泊在莫斯公司；這些商船載有富商從泰羅皮納駛來——他們都是販絲綢，黃金，珠寶，金鋼鑽，有一個是賣買各種粉料的；也有其他的商人。後來這條船從莫斯公司的內地，開到納爾斯和發愛克第力的下游，再從那裏一直駛到羅馬……」

「這隊旅行隊還帶有一百個從印度來的奴隸和在馬姆哥爾當騎師的中國人還有許多遠在羅馬被受阻礙的成年的女子。山格納碰見了這旅行隊，就僥倖地得到了財富和女人。當這支軍隊過了五年之後，他們才發現了山格納立定基礎的現在地界。」

「你有興趣嗎？」馬立浦站在門口說：

「很有趣！」歐力千說：

馬立浦聳聳他的肩膊：「我們猜想是很有趣的。因為在這上面，載有那些古老的寫作，我想這都是真實的。」

「嗯！我常常所聽見的山格納城，倒底是什麼？」歐力千問：

「這是山格納發現的原始城。」馬立浦答：「直到發現的一百年之後，還沒有人居住。但他自己爲了提高他的地位，所以命令奴隸們稱他爲帝。後來直到赫四帝領了幾百戶家，來到東邊界的山谷的島上之後，才發現了那城和東方海的皇帝。這事情，計算起來已有了一千七百年了，但大家都是非常和平地……」

「後來西城漸漸地開始貿易和戰爭了。雙方都是爲了自己的皇帝的尊重而引起這些戰爭，但也有例外的，那當然是爲了奴隸。」

「現在還有嗎？」歐力千問：

「這是一個難答覆的問題了。」馬立浦用手擦着他的鼻子，說：

「假如我每天到王宮去，替奧古斯寫羅馬的歷史。」歐力千說：「我覺得有着憂慮的。因為我不知道皇帝是否信任我。假如你和施福能都能夠預告我，那是我所企望的。」

馬立浦崇在門口的牆壁上，他的目光凝視着歐力千。

「我可以直告訴你。」他說：「第一，此地的確有着你會覺得秘密的事；第二，因為你不能够獲利，或是損害了施福能和我自己，告訴你，東方海人是不喜歡這個皇帝的。因為他自大和傲慢——不像是個東方海的皇帝……」

「最後的一個皇帝，却是個仁慈的人。但在那時候他的兄弟死了，奧古斯於是收留了皇帝的兒子，就是他的姪子赫四帝。那知他憎恨奧古斯，所以被驅逐到山谷的西邊界。那裏太荒涼了，但奧古斯一點也沒有憐憫的良心發現。一個人也得不到赫四帝的命令。他只得和他幾個僅有的奴隸，痛苦地度日子。這是可以相信的，由山格納的一個間諜說出來的。因為除了預備死的人以外，絕對沒有人敢講，和擔負這個重任。假如有人知道這個事實，人民就會起來反抗奧古斯，因為赫四帝在東方海是一個平凡的人。」

最後，馬立浦又說：「夠了。我不再告訴你東方海的悲哀事實了。你就到花園的樹蔭底下去細讀吧，因為那裏比這兒涼快得多呢。」

歐力千點點頭，挾着書到了花園裏。他一屁股躺下在蔭涼的樹底下，他的思想並不貫注在山格納的歷史上，但他完全注意着留在東方海的悲哀史，其實他總得想個法子逃走的。

的歷史，用的是一支蘆葦筆，在羊皮紙上，
麻布所製的拖鞋聲，在花園的草地上，
富萬愛，當他更進一步想像着姑娘的甜笑
陽。

冒險家的樂園

麥克司領着人猿泰山，從山格納城唐連德的家裏出來，集合在路上的兵士們，都滿意地歡呼着和叫喊着。他們好像很得意地接受了麥克司的命令，得以親自捕獲這個野蠻的蠻夷。

麥克司發了命令，就向御室走去。他們向前走着，但是走了沒有幾步，麥克司就停止在他自己的家門口了。過了一會兒，才繼續進行。他停步在門口計劃着，泰山就知道這是那位年青軍官的住家，也就是以後的住所了。

離街有幾百碼地方，麥克司停在一株大樹底下的對面，在喝着噴出的泉水。這兒有着大樹在花園的外牆。另一個進口處，也有樹枝橫過花園的遠處。

麥克司走過進口處，喝了泉水，回頭問泰山要喝水嗎？猿人點點頭，麥克司也領他到噴水處那裏去喝水了。

不久以後，泰山到了進口的另一邊，他立停着喝泉水。在他的旁邊有株大樹，上面的樹葉遮住了他，保護他遮掩過兵士們的視線。從噴泉那裏轉個身，一箭步就到了他後面的樹跟前。有個兵士發出預告給麥克司，他立刻就下令去捕捉。但當他們到達噴泉和樹幹前時，他們的俘虜——人猿泰山又失蹤了。

他們發出失望的叫喊，他們爬到樹枝上，但是，這兒並沒有猿人的影子。有幾個兵士爬上

的兵士們，都預備着武器。

山格納城的大隊人馬，在樹枝上靜靜地搜索着，泰山早已越過進口，回到麥克司的家裏去了。最後他又在那裏跳上一枝樹，停在大樹上，向下望着花園的牆壁，觀察着城的建築術。

下面，他看見一個貴族的婦人，她在靜聽一個黑人的陳述。還有幾百奴隸：二男和一女，也在聽這個說話人的報告。

泰山認識這個說話者，好像是梅平格。但他不能懂他的話。女的是一個秀麗的女子，約有五十歲樣子，蒼白的頭髮，態度舉止都很大方；她的手指證明她是一個貴族，雖然臉兒上已經起着細微的皺紋。

梅平格把他主人吩咐蠻夷的事情告訴她，正在這時候，泰山就跳下去，站在她的旁邊。黑人們都覺得這種突然的動作，驚奇不止。但那白女人仍舊是怪安靜地毫不有所動靜。

「就是這個蠻夷嗎？」那女的問梅平格：

「就是他。」黑人答：

「告訴我，我是麥克司的母親費蒂斯。」她指示梅平格：「我很歡迎他到此地來。」

梅平格繙譯着，泰山感謝費蒂斯的盛意，因為她懇懇款待他。後來，她命她的一個奴隸，領這個陌生人到她佈置的一間房裏去。

在下午之前，麥克司回家來，當時就到泰山的一間房去。他同去的，是一個黑人的繙譯，像早晨的情形一樣。

「我想留在這裏。」黑人對泰山說：「做你的繙譯和傭人。」

「我敢說一聲，」麥克司對繙譯道：「在山格納，只有這個地方他們不能找來的。因為這兒有一個原因，因為現在的皇帝史來德，他一定以為你已經逃出了。放心！我們留你在這裏多住幾天，我想，我能使你在天黑之後出城去。」

獵人笑笑說：「我能夠決定一切，不論在白天或在晚上，但我暫時不願意離開，因為我很滿意這裏。不過，第一讓我來謝謝你，因為你待我太仁慈了，我却不能明白到底什麼意思？」

「這是容易解釋的。」麥克司說：「因為唐連德的女兒狄麗花，在今天早晨你解了她的圍；她其實就是我的未婚妻，我們快要結婚了，所以我要謝謝你的恩惠。」

「我知道了。」泰山說：「啊！這又是我的命運幫助了我。」

「你還是要被抓的，這並不是你的命運的幫助。」麥克司說：「因為你救了狄麗花，但史來德的兒子傅德四却與你結下了冤仇，所以現在的皇帝，有二個仇要報。但是，你留在這兒可保安全，因為我們的奴隸，都是從小就在我家長大，不會說出去，你儘可放心呢。」

「假如我在這裏，」泰山說：「你和我交了朋友，那末，皇帝豈不是要和你作對了嗎？」

麥克司說：「每天如此，並不是因為你。但他是皇帝的兒子，要娶和狄麗花結婚，史來

德却並不仇視我，所以我和你做個朋友絕對不怕他。」

「那末，我能夠為你服務，讓我留在這裏吧。」泰山說：

「我不知你留在這裏能做些什麼？」麥克司問：「每個男人，女人，以及每個在山格納的小人，他們都知道你劫持了史來德，當做盾牌，而且有着成千的黑人都對你沒有辦法，只好眼瞪着你逃去；因為這樣他們都很恨你。」

「今天已有二次了，你看我多麼地容易，從史來德的兵士手中逃走啊。」泰山笑着說：「這正像我很容易逃出城外，到蠻夷的部落去一樣。」

「那末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呢？」麥克司問：

「我爲了我友人的一個兒子，到這裏來找他的。」泰山答：「幾星期之前，有個年青人在你們的地界裏的華姆華席山失蹤了。他的傭人棄他在斜坡外，於是才到這深谷來找尋他的。假如他在這裏活着，他也許不久就會來到你們的城中的。現在，你說有我危險，我留在你的家裏一定要爲你而服務，你待我很仁慈，我也許可以。」

「假如你友人的兒子在這山谷的邊界，他到山格納城來，那我一定會知道的。我在御室有職務的——因為這種事，只有我們軍官會知道的。」

「這裏還有其他的山谷部份嗎？」泰山問：

「沒有！」麥克司答：「這兒祇有一個山谷的進口，就是帶你來的那一個。但這裏還有一個其

他的城，在東盡頭，它不能越過山格納的樹林呢。」

「那我決意留在這裏，住幾時再說。」泰山說：

「好的！你真是一個受人歡迎的賓客啊。」麥克司拍拍他的肩膀：

泰山在麥克司的家裏住下了三個星期。費蒂斯很高興和這蠻夷談天，她而且坐下來教他這裏的言語。過了沒有多少時日，泰山就能夠用拉丁語來講話了。由此，猿人又完成了他的一個新課程。費蒂斯也耐心地聽泰山講述外面世界的故事，和現代文明的風俗習慣。

泰山在山格納等候着歐力千，但歐力千却在東方皇帝的朝廷裏當貴族。這時候的他，而且還在皇家的圖書館裏寫着歷史。他雖然不像是個俘虜，但他總是在籌劃着逃走的計劃——然而這個計劃，很容易使他忘記，當他被施福能女兒的魔力迷惑的時候。

在圖書館裏，他常常知道自己是偷懶的，怠工的，因為有一種逃走的念頭，在操縱着他的思想。他發現好許多的罕世之物：像拉了的手抄本，荷馬的繙譯，以及迄今尚未發現的意大利，埃及，和羅馬的種種手抄本——手抄本上的日期，正是太古時代呢。

光陰一天天地逝去了，在很遠的另一個世界裏，難道你忘記了有頭駭人的小獅貓，在樹枝上疾步奔馳嗎？

王子的陰險計策

梅平格是一個喜歡自誇的黑人。他是貴族唐連德的奴隸，他並沒有意思傷損他的主人和他的主人。他常常和人民說：他決定永久這樣做去。他正在唐連德的廚房裏做食物，他祇覺得有隻手攔住了他的肩膊，他回轉頭去一看，瞥見一個伍長，站在他的後面。

「你是唐連德的奴隸梅平格嗎？」那伍長問。

「我……我是。」那黑人答。

「跟我來。」伍長命令着。

梅平格朝後退去，他很怕，這好像每個人都怕見這皇帝駕前的兵士一樣。「你要我怎樣？」他問。「我們並沒有什麼仇恨呀。」

「來，蠻夷！」那兵士命令他。「沒有什麼可說，我要捉你！」他抓梅平格過去，推着就走。

羣衆都擁過來觀看，當那伍長抓着梅平格走的時候，但沒有一個人敢加以干涉。

梅平格想：他是捉他到御室去的，一定是有關於俘虜事了。但是，到了目的地却很使他驚奇，因為他走進一間屋子時，那捉他去的伍長就對一個官長說：

「這是梅平格，唐連德的奴隸，就是你命令我去捉的。」

「好！」那軍官說。「你和你的隊伍且停留在這裏，我還有話通知他們。」他轉身問梅平格：「你

可知道皇帝的仇人在那裏嗎？」

梅平格的牙齒抖擻着，好像他在考慮回答的說話，但他沒有發出聲來。

「他們都得死！」那軍官咆哮着：「假如有人留了他的話。」

「我不知道。」梅平格叫着：

「別對我說謊，蠻夷！」軍官尖叫着：「你扶助那俘虜逃險，他說他自己名叫泰山。現在我們知道了，你隱藏他在麥克司的家裏是不是？」

「我沒有幫助他逃險。我也沒有隱藏他。」梅平格哀號着：

「你撒謊，你一定知道他。因為你對其他的奴隸們早已誇言過了。告訴我，他在那裏？」

「我實在不知道。」梅平格說：

「假如你要受刑，那你就不要告訴我們！」羅馬軍官說：「假如那紅而又熱的鐵，刺瞎了你的眼睛，你就不能領我們到你隱藏他的地方去了。假如我們找到了他，證明了你的老實話，我們就不敲打你，和刺瞎你的眼睛。你懂得嗎？」

「我真不知道他在那裏啊！」梅平格答：

軍官轉身命令一個進來的奴隸：「給我打！不然用火鐵刺他的眼睛。快！」

那奴隸去了之後，空氣立刻變得更靜寂了。然後那軍官就命令那伍長：

「叫你的兵士擗他在地，綁着他。」

「且慢！他尖叫着：

「好！軍官說：『你說老實話嗎？』

「我祇是一個奴隸。」梅平格悲哀地：「我當然只有依從我主人的命令。」

「他們命令你怎樣快說——」

「我是一個繙譯。」梅平格說：「那天蠻夷祇會講皮頭各話，他是我們的人民。我們聽，又把他們的話也譯給那個人聽！」

「呵！他們說些什麼？」

梅平格躊躇着，又像要喘起來似的，用眼看着地板。

「來，快打他！」羅馬軍官尖叫着：

「我忘記了，我是忘記了。」梅平格說：

那軍官對伍長點點頭。兵士就抓住梅平格推倒在地上，四個人揪住他的四肢。

「講！」軍官命令着那奴隸，同時舉手對伍長暗示着說：

「且慢！我告訴你們吧。」梅平格軟化了。

「讓他起來。」軍官又對梅平格說：「這是你最後的機會。假如你再不實說，你就——

「我祇是一個繙譯。」梅平格說：「我並沒有幫助他逃走和隱藏他。」

「假如你說老實話，你就不受懲罰。」羅馬說：「那白蠻夷在那裏？」

「他躲在麥克司的家裏。」梅平格說。

「這是你主人的計劃嗎？」

「不是唐連德的，是麥克司的計劃。」

「這就全部了？」軍官對那伍長說：「看守他，也許他還是說謊。」

幾分鐘後，那個軍官就到史來德的房間裏，與皇帝和他的兒子傅德四會話。

「我探尋這白蠻夷，已有消息了。史來德。」軍官宣告着：

「好！」皇帝說：「他在那裏？」

「在麥克司家裏。」

「我猜想這一定是對的了。」傅德四說：

「這是誰的意思？」史來德問：

「這奴隸說，那僅僅是麥克司的計策。」軍官說：

「他是唐連德的奴隸嗎？」傅德四問：

「是——」

「那是靠不住的，他總是保護他的主人的。」傅德四說：

「都捉了他們來。」史來德命令：

「你的意思是要捉唐連德，麥克司和蠻夷泰山嗎？」軍官問：

「當

且

走的。我有

在一

麥克司的

兩張

夜降

克司早已

克司猜想

「我

在唐

事，大家都

泰山

常注意陌

格，他來送

「帶

假如泰山和費蒂斯知道梅平格是忠實的，他們一定會看出他是在膽怯，但他們沒有知道，所以他們看不出他的態度。

「我來領他到唐連德的家裏去的。」梅平格對泰山哄着說，

「這真奇怪呵！」費蒂斯不安地說：

「你的兒子去參加今晚的晚宴，所以他要我來領這陌生人，到我的主人家裏去。」梅平格說

明着：

「這是麥克司指令你的嗎？」費蒂斯問：

「是。」梅平格順口回答：

「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費蒂斯對泰山說：「或者是好意的，或者他另有作用。」

「現在很晚了。」梅平格指着泰山說：「沒有人能夠看見他的了。」

「沒有危險的。」泰山對費蒂斯說：「麥克司不會使我為難的。來梅平格！」他站了起來，對費

蒂斯道着再會。

泰山和梅平格走了沒有多少路，因為空中很黑，所以使人看不清楚進口的所在地。泰山站在黑暗的街道旁邊，那裏築在牆內有扇小柵門。

「這不像是唐連德的家吧。」泰山疑惑地說：

梅平格猜想這陌生人認不得路的，因為他還是在三星期之前到過這裏的，但他不知道獵人

受有很多年的盡
人在黑暗中走了
在他們未攻擊他
恨呢。

泰山三次被捕

歐力千在施福能家花園裏向富萬愛求婚的時候，也就是史來德的軍隊，剛抓了泰山和梅平格，到山格納的御室去的時候。同時，遠在南方的小猢猻，也正躲在樹枝上恐怖地發抖；因為在那頭豹，很容易撲攻牠的。

麥克司在他的東道主那輝煌的高廳裏，傅德四坐在大菜桌座中的一隻沙發椅上休息着。王子的說話似乎有了醉意。他講到那天的蠻夷，從父親史來德的重兵手裏逃走的事，他的面部表情真太深刻了。

「不是我誇口，他可不能從我的手裏逃險了。」他自信地說；即刻又對麥克司那邊瞟了一眼。「我老實說，你們軍官，都應該對皇帝表示忠誠啊。」

「哼！要抓他，你早也有機會。傅德四！」麥克司反辯着：「在唐連德的花園裏，你為甚麼不捉住他呢？」

傅德四紅着臉。他加思索地道：「這次我可捉住他了。」

「這次？」麥克司驚駭着。「他又被捕了嗎？」這是喃喃的問話。但他的態度，反而格外斯文地鎮靜着。其實他聽了傅德四的話，正像是晴天打了一個霹靂。

「假如我再給我捉住，他是逃不了啦。」但麥克司

「不要作偽了，我有着計劃的。」史來德說：「——那計劃，就是要你死。」

「是真的嗎？」唐連德詢問着，但他不吃驚，而很有禮貌地。

「不錯！」史來德承認着：「我的兒子傅德四和你的女兒狄麗花結婚，並且也是我的願望，惟其是這樣，在山格納聯合起我們二家的力量，能夠造成更大的權威，皇帝的命運就可以樂觀了。」

「我的女兒嗎？可是，她已經和別人訂婚了。」唐連德說：

「麥克司嗎？」史來德詢問着：

「是的。」參議員——唐連德答：

「哼！我告訴你，她再不能和麥克司結婚了。」皇帝說：

「爲什麼？」唐連德追問着：

「因爲，麥克司快要死了。」

「我不明白。」唐連德說：

「現在我可以再告訴你，泰山又被捕了。這正和你不相信麥克司的死是同樣的。」史來德悄

皮地說：

唐連德否認地搖搖頭：「我很抱歉，這我可不能依着你皇帝的意思做了。」

「我早已知道你的意思了。」皇帝說：「但這裏沒有第二個皇帝的。自從那天蠻夷在我的兵

七年裏，我之後，他就到麥克司園，在你的花園裏，你的一個奴隸替麥克司和那天的蠻夷當繙譯，

他扶助那白蠻夷逃險，偷藏在麥克司的家裏。今晚他是被捕了，麥克司因為有關他們，情都推到了御室裏。我要把他們處死……但是，如果你允許狄麗花和傅德四結婚的話，我還可以商議。」

「這是什麼話？山格納皇帝的後裔。」唐連德說：「都讓我們的女兒有擇夫的自由的——沒有一個皇帝能夠命令一個自由的女子，去和她所反對的男子結婚。」

「不，不！」史來德答：「這是有原因的，我並沒有命令——我僅僅是勸告。」

「我不能代我女兒答覆。」唐連德說：「讓皇帝的兒子學山格納其他男子一樣，去向她求婚就是了。」

史來德站了起來。但他的說話，是不符合事實的：「我僅僅是勸告，請你們回家去，仔細想一想我皇帝的說話。過幾天之後，傅德四要來聽回音的。」

火把的光照到地牢裏，泰山看見一個白人和幾個黑人被鎖在牆上。黑人是雷開達等，他是認識泰山的，他當時就覺得精神一振。

猿人是第二次被鎖在地牢裏，又變了一個俘虜，他的習慣，本來穿着獅衣和豹皮的，但在麥克司的家裏改換了古羅馬的長衫和拖鞋。這晚，他和梅平格出來，他是穿着長衣的，否則怎會給他們捉住呢？他到了地牢不久，就有人與他談話了。

「你這白蠻夷怎麼也會到地牢來的？」他問：

「我是人猿泰山。」猿人答：

「你曾經捉史來德走出王宮，把他舉在你的頭上，還擊退了他的兵士嗎？」那人說道：「這回，你可知道，史來德要置你於死地嗎？」

泰山沒有答覆……

「他們說你跪在樹上像隻蜘蛛。」那人說：「但你爲什麼不能反抗呢？」

「這東西是最不方便的。」泰山討厭着自己的長衣，答道：「所以，我被他們很快的捉住了。你是誰？你爲什麼也被關在地牢裏？」

「我不是在皇帝的地牢裏。」那人答：「山格納的皇帝，不能算是皇帝。」

「那末誰是皇帝？」泰山有禮貌地查問着：

「祇有東方的皇帝，才是真正光榮的。」那人答：

「那你一定不是山格納人了。」猿人再探問着他：

「不是！」那人答：「我是東方海來的人。」

「但你爲什麼也淪爲俘虜？」泰山問：

「因爲我從東方海來。」那人答：

「這就是罪名嗎？」猿人問：

「我們雖然也有貿易的，這因爲彼此的東西，彼此都需要。但是，

這兒常常好戰的護勝了，誰就是貨物的得主，誰輸了誰就倒。

「在這小山谷間，有些什麼東西出產呢？」泰山問：

「我們東方海有鐵鑛。」那人答：「我們有羊皮紙，沼澤地和湖，所以山格納需要的東西都倚賴我們的。我們供給他們鐵和紙，墨水，蝸牛，魚和寶石，以及各種的藝術品。在他們的東盡頭的山谷間有着金鑛，他們禁止外人的參觀……」

「但是，他們懶於工作，也不教訓他們的奴隸，所以他們盡量的用黃金來買我們的必需品，我們得了他們的黃金，回去也盡量製造藝術品。現在，我們已經從山格納人的手中發了財。我們的生括過得很舒適，他們却仍舊是困苦的，所以山格納人對我們，是當仇人看待的。」

「你既然是知道的，但你為什麼要到仇人的地方來遭捕呢？」泰山問着：

「因為我的叔父奧古斯，被捕在史來德的手中。」那人答：「我的名字是叫赫四帝，我的父親是前一代的東方海的皇帝，我正是爲了營救我叔父而來的。」

「在地牢裏的人都是俘虜嗎？」泰山問：

「是的，大家一樣。」赫四帝答：

泰山轉身對着雷開達的方向，因爲太黑了，他看不見。只叫道：「雷開達！雷開達！」

「什麼？」黑人問：

「你好呵？」泰山問：

「我要死了。」雷開達答：「他們要把我喂獅，或是燒死我，或是會丟我下山去，或是由武士來刺死我。我的性命總保不住了。唉！這悲哀的日子，是從納烏托捉住泰山的一天方起呢。」

「這許多黑人都是你們村落裏的嗎？」泰山問：

「不完全是的。」雷開達答：

「昨天他們叫我投降，我可不答允。」有個黑人插嘴進來說，他會講安頭各語的。他說：「也許到明天，他們一定要殺我了。」

「你們在靈魂部落的人數很少，也很可憐。」泰山用話試探着說：「你們還是屈服了吧。」

「我們都是勇敢的武士。爲什麼肯？」

「你真是傻子。」泰山說：

「我們不是傻子。我們早已預備反抗史來德和山格納的人。」

「城內黑人和村外的黑人都憎恨皇帝的。」梅平格說：他正是和泰山同時，被關入地牢的。

正在這時候，地牢的門開了，火光照進來，泰山看見又有一個俘虜來了。他們推那人進來，他認識他是麥克司。他又見麥克司，也認識他的；但沒有說話，泰山也保持着靜寂。兵士鎖麥克司在牆上，後來他們離去了地牢，空氣鬆弛了，那時年青的軍官麥克司就說話了。

「我現在才明白，爲什麼被捕到這裏來了。」麥克司說：「原來，今晚傅德四這傢伙也在盛宴

「我真不應該，牽累了你。」泰山說：

「這什麼話？」麥克司說：「要不然，傅德四和史來德也會找着其他的過失，來和我為難的。因為傅德四單戀着狄麗花。朋友！但我真不知道他們怎會知道我的？」

「是我的關係。」有個人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

「說話的是誰？」麥克司問：

「梅平格！」泰山說：「他和我一同被捕到這裏來的，在我們到唐連德家看你的時候。」

「看我？」麥克司問：

「我說了謊了。」梅平格說：「但是，請你原諒我，這是他們逼我如此的。」

「誰逼你的？」麥克司問：

「傅德四。」梅平格答：「他們捉我到王宮裏，敲打我，逼着我的口供，否則要用火鐵烙瞎我的

眼睛。啊！主人，我怎受得住呢？」

「我明白了。」麥克司說：「我不怪你，梅平格！」

「他們是答應釋放我的。」黑人說：「但他們也鎖我在地牢裏。我要死了，但我並不怕。這是我

膽小的下場。我對不住我的主人和泰山。」

地牢的石板很冷，但這裏被拘了十一個俘虜，熱度倒也不十分低。不過這間小小的房間，簡直

有人滿之患了。這時，歐格玉借着亮光看見了人猿泰山，他覺得很怕，因為他記起了他的祖父的靈

魂，曾經有二次躡在獄人的手臂上過夜的。

兩日兩夜漸漸地過去了。泰山和同伴們計議着逃險的計劃。在第三天，又來了一個俘虜加入泰山等的一羣。他是一個年青的白人，看樣子是一個軍官。最初他和其他的俘虜們都保持着緘默，但兵士們去了之後，赫四帝却拉拉他。

「梅太來！他向那新的俘虜叫着：

他朝着赫四帝的聲音看去，但他的視線在地牢裏是不習慣的。

「赫四帝！他也叫了：

「你爲什麼被捕到這裏來？」赫四帝問：

「這還不是惡劣的命運支配我嗎？」梅太來答：

「請你告訴我，怎麼回事？」赫四帝說：

「這是有好多件不期而遇的事。」梅太來說：「方伯生佈置了危險的陷阱，馬立浦被拘在監牢裏；施福能也被皇帝關在監牢裏，因爲他不答應富萬愛嫁給方伯生。」

「方伯生不是富萬愛的情人嗎？」赫四帝問着：

「不！梅太來答：「在事實上，她愛的是另外一個，方伯生並不是她所鍾愛的！」

「那末，富萬愛的愛人是誰呢？」赫四帝問：

「一個陌生人。」梅太來答：「你永遠猜不着的。」

「真的嗎？」赫四帝問：「難道說，」

「不對，他不是東方海人。」

「那末是山格納人嗎？」

「他是從德國來的一個蠻夷酋。」

「真的？」赫四帝問：

「我說的是老實話。」梅太來答：

馬的歷史。他和奧古斯，馬立浦，施福能。

「他叫什麼名字？」赫四帝問：

「他說他名叫歐力千。」梅太來。

「什麼？歐力千！」秦山大喊起來：

梅太來看猿人：「你知道歐力千。」

力千正是山格納的一個間諜了嗎？」

「不！」麥克司說：「那歐力千。」

納人。他也是一個白蠻夷，他到這裏，正。

「梅太來！你也許會相信的。」赫。

「請告訴我歐力千的事。」秦山。

「他和馬立浦一起在東方海。」梅太來答道：「但如果再這樣下去，方伯生也許要找出其他的藉口，來害死他的。聽說他們要比賽了。」

「幾時舉行比賽呢？」泰山問：

「是八月五日開始吧！」梅太來答：

「今天是八月四日。」泰山說：

「就是明天了。」麥克司急忙道：

「我們知道。」赫四帝說：「這是史來德得勝的日子。」

「你有計劃到東方海去嗎？」麥克司又道：

泰山看看他，說道：「我要到東方海去。」

「或者你可以同我們一塊兒去。」梅太來笑着：

「你也是歐力千的朋友嗎？」泰山問：

「我是他友人的一個朋友，也是他仇人的一個仇人，但我不知他是否承認我是朋友。」

「你滿意你們皇帝奧古斯的一切嗎？」泰山問：

「不滿意。」那人答：

「赫四帝那末你呢？你一定愛叔父的了。」泰山繼續說：

「如果我帶你們倆一同去，好不好？」泰山問。

這二人都笑着，因為他們都是囚犯啊！

「我們預備着等你。」赫四帝說。

「你也帶我去。」麥克司說：「假如赫四帝答應的話。」

「我允許的，麥克司！」赫四帝說。

「但我們怎樣掙脫這個呢？」梅太來問，指着他的鏈條。

「我能夠的，這鏈條鎖不住我。」泰山英勇地說：「當他們比賽的時候，我一定趕到就是。」

「這裏有許多的軍隊看守着，你怎麼能脫險呢？你能抵擋他們嗎？」赫四帝提醒他。

「那算得了什麼！老實說，我從史來德的重兵包圍之中，也脫險過二次。」泰山說。

「他能夠的。」麥克司證明着說：「他曾經突破了皇帝的重圍，他從御室中逃出來，而且還捉

了史來德，舉他在他的頭上，作為抵擋的盾牌，逃到很遠的地方。」

「但是，假如我帶了你，那是不同的。」泰山說：「同着你們有很多的不便，然而，我要你們幫助，

到東方海去找到歐力千，所以我總得想個法子的，何況大家都是反對史來德的同盟者。」

「好，你是同情我。」赫四帝說：「我相信，你一定能夠辦得到，闖出這黑暗地獄。」

慶祝俘虜勝利

八月四日，那太陽升起在無雲的天空。它照着沙漠地的競技場；照着山格納的對立階級的兩個部份。

棕色的手藝匠和商賈們擁擠在進口兩旁的涼蔭道上。其中有自外村來的黑蠻夷，誇示着他們的珍貴的羽毛，高價的飾物和皮革；同時混合了其他的域中的奴隸，全都熱望地等候史來德的凱旋的慶祝。

在他們所有的低屋頂上，貴族們都斜臥在地毯上。這兒能夠望見進口和樹枝下面的地方。有的山格納的貴族，都在這裏。他們都引以為榮，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娛樂而已。

空氣中充滿了說和笑的混合聲；販賣蜜餞物的小販，和玩具商，在叫賣他們的商品；軍隊駐紮在遠離進口處的空場中。

在前一天的晚上，已經擁擠得水洩不通了。他們束緊了外衣，抵禦那寒冷底夜。他們說笑着，騷擾着，有許多看客都是從地牢中強拉得來的。

到了早晨，這羣人也不休息。第一，有幾個貴族是賽會中的一部份，坐在他們華麗的轎子中經過，注意地觀察着。假如他們知道羣衆是愛護他們的，他們一定會很快樂；但當每頂轎子偶然經過的時候，鞭抽裏雅都神鈴着，或是粗聲地喝着采，好像是調劑民衆的憤怒。

現在從遠處的王宮閣傳來參戰的吶喊聲，人民忘記了他們底疲勞和痛苦，好像這尖銳的叫聲，反使他們趨入於興奮的狀態中。

慢慢地，與賽者從進口處來了。領頭的是二十個號手，後面是帝國的守衛隊。他們底二百件胸甲耀着炫眼的金光，矛槍也在太陽光下閃爍。領隊的是個貴族軍官，他的黃金的飾物和衣上的刺繡，同樣地在陽光底下誇耀着。

軍隊過去了，起着一陣拍手聲，歡呼聲，一直傳到王宮的內院。山格納的公民憶起不久之前，皇帝曾經也有過一個同樣的展覽會，——那足堪注意的俘虜的得勝慶祝大會。但這都是納烏托，皮頭各的酋長，麥克司，東方皇帝的軍團的伍長，赫四帝，皇帝的姪兒；這瘋狂的情緒激起了他們底興奮，但最重要的作用，還是爲了那個白蠻夷。他的黑頭髮和圍着的豹皮，顯得很威武。

黃金的鏈子鎖着他。他走在前面，好像一頭威武的獅子——這似乎是表示了山格納的皇帝，已捉住了一頭叢林的野獸。

與賽者漸漸地過去了，到了御室，羣衆對俘虜們引起了極大的興趣。皮頭各的俘虜們用鏈子聯合地鎖在頸子間。白人和棕色人也參在其中，以及許多從外部捉來的黑武士。

他們一羣約有二百人：俘虜，定罪的犯人，爭鬥家……漸漸地前進着，但在他們前後左右，全是英勇的軍隊。

史來德牽出他的俘虜麥克司，但是，狄麗花這時也在她的父親的屋頂上觀看，她是來看她的

愛人的，因為她知道在山格納地牢中的俘虜們，多數是不健全的——何況並沒有人告訴她，麥克司倒底是否活着。因此，她的母親允許她來觀看這次的賽會。

史來德來了，他坐定下來了。當時就有一排遊行隊來到競技場。這次還有同樣的被捕者在這個賽會中牽出，有一羣的很野蠻兇暴的野獸，都關在籠子裏。那是獅子，豹，大人猿。

狄麗花沒有看見麥克司在場。忽然有人對她說話：「他沒有來吧。」

她當即回過頭去說：「呵！傅德四！你知道他為什麼不來？」

「這是我的命令。」傅德四答道：

「他一定是死了。」狄麗花大叫着，像瘋狂一般：「是你殺死他的。」

「不！」傅德四解釋着：「他明明是平安地在他的小室裏。」

「那為什麼不來？」她問：

「他的命運屬於你的手中啊！」傅德四狡滑地道：「假如你允許做我的妻子，我就不讓他到

競技場上來。」

「他能用劍，或刀，或矛，一切都使得很好。」她高傲地說：「假如他來角鬥，一定可以得勝。」

「我們知道人是打不過獅子的。」傅德四提醒她，自負地：「有什麼武器能夠抵得住呢？」他

陰謀地笑了。

一會兒比賽開始了，人和野獸的角鬥。這是多麼瘋狂而又殘忍的競技呵！成千累萬隻的眼睛

都注視在戰場上不消說人總究竟是敵不過生長在叢林中的野獸的所以那蒼白的沙漠地上已經灑滿了鮮紅的血。

史來德的最大的目標，在於那白大漢的蠻夷身上。皇帝知道這白蠻夷是厲害的，雖然還會要維持一個星期，但在第一天的下午，勇敢的人猿——泰山，已經發現在戰場上了。他徒手的，半裸體地穿着獅衣和豹皮。

羣衆們唏噓着。因為他們看見泰山已解去了鎖鏈，和敵手在戰鬥着。他們鼓勵泰山殺了這惡劣的謀殺者。泰山面對着敵手，那謀殺者見了他的那魁梧的體格，畢竟也有些戰抖的。

「出去，蠻夷！」他低叫着，指着戰場上：「要逃險，還是趁你活着的時候。」

「我，在此地。」泰山莊嚴地說：

「逃吧！」謀殺者說着，就像一頭公牛似的攻了上去，捉住了泰山的頭顱。

猿人跳了起來，抵抗着那實施攻擊的謀殺者。羣衆們都站了起來叫着：「殺死他！」但泰山已掙脫了他的攻擊，那謀殺者震動着他的頭，定了定神，慢慢地爬動着他的二腳。

他惡狠狠地看看泰山，好像還要撲攻。他又攻擊着；可是又一次被摔倒在競技場的地上。羣衆們都很高興。他們希望泰山殺了他的敵手。泰山看着史來德那裏和他並坐着的競賽官。

「勝了吧？」他問，指着殞臥在地上的敵手。

那總督師搖着手。「他們都要他死。」他說：「假如留他活在場上，那你就不能算得勝的。」

「皇帝！你允許我殺這個沒有抵抗力的人嗎？」泰山高聲問着史來德：

「憑總督的話，你有本領儘管用出來。」皇帝答：

於是泰山全力對付謀殺者，一下子猛擲他在戰場的牆壁上，然後又猛力拳擊他。

「我是活着，我現在站在擂台上。」泰山高叫着，轉身便對觀衆們宣告了：「這是無用的東西，我勝利了。哈哈！」

集體的屠殺角鬥

當那競賽展開的幾天內，與泰山住在一起的，共有十二個人。每天，他們都恐懼着……該要輪到自已了吧？但誰都又很鎮定，因為，他們知道有泰山在着，也許能使他們獲得自由的。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脫險呢？」赫四帝問。「但皇家的軍隊包圍着我們啊！」

「有機會的。」泰山肯定地說。「當人們正在喝采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奔上去捉了皇帝，把他捉到擂台上來。這樣，我又要叫他宣佈我們底自由。」

「但是，我們必須找到一條出路。」赫四帝說：

「在這裏……怕沒有出路吧！」麥克司搖搖頭說：

「喂！泰山說：『可是，你能差遣守衛的兵士嗎？』」

「可以的。」麥克司答：

「你帶了開這間小室的鑰匙嗎？」泰山又問：

「有的。」麥克司答：「不過，我藏在一個地方，不是人人都能找到的；因為這地方是祕密的。我知道，假如我告訴了他們，他們找到的不僅僅是一個鑰匙，他們還能找到許多貴重的東西。」

「不，」泰山大喊起來：「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鑰匙。」

「你到那裏去找呢？」麥克司笑笑：

「我不知道。」秦山說：「我祇知道要找到一個鑰匙。」

「我們也知道要獲得我們底自由。」赫四帝說：「但是，怎樣能辦得到呢？」

他們說的話被走廊上的兵士們聽到了。現在，有一個王者來到他們的外面，那獄吏沒有鎖門，有個走了進去，在他的後面照着二個火把。那人就是傅德四。

他看看小室的四周，問：「麥克司在那裏……啊，你在這裏呵！」

麥克司沒有答覆他。

「站起來！奴隸！」傅德四命令囚犯們：「全都站起來。你們竟敢和皇帝挑戰！」

「你這卑鄙的傢伙，沒有權力來干涉我們。」麥克司侮辱他：

「拖他們起來！用矛鎗去威脅他們！」傅德四命令門外的兵士。

有個擺台的守衛者，恰好站在傅德四的後面，他命令軍人們道：「站開些！這兒祇有皇帝和我的命令，傅德四的命令不生效力。」

「混賬！」王子咆哮着：

「笑話！」那軍官答：「你能擅自濫施職權嗎？你雖是皇帝的兒子，我們不服從！」

傅德四憤怒了。但他知道這不是他的權力所能及的，他又轉身對着麥克司。

「我是來邀我的好朋友，替我去求婚，麥克司！」他譏嘲地說：但麥克司沒有給他回答。王子又繼續說：「你不快活嗎？你真不受抬舉，山格納的繼承皇帝是誰？你不願意她做個榮耀的皇后嗎？」

麥克司在那地牢的小室裏，
繡腳上。

「你不知道我向誰去求婚嗎？
花到了比賽的最後一天的晚上，我

傅德四走到泰山跟前，猿人把
那擂台的守衛者，走了進來說：

「出去！你別在這裏多搗亂。」

王子去了好久之後，他們看見

「我們有更多賓客來了。」來

「或者傅德四回來，是對泰山

「太靜寂了。我想祇有一個人

「那不是傅德四。」赫四帝說：

「但說不定是他所派來的刺

「我們候着他就是了。」泰山

一分鐘之後，那人到了。他陪着

「歐陽斌！」麥克司出聲叫着。

「我不是你的刺客。」歐陽斌說：「但我是增加你不快樂的一個人。」

「那是什麼意思？」

「是傅德四告訴我的。」

「他說什麼？」麥克司問：

「他要狄麗花做妻子。但是，唯一的希望，要拯救她的父母和你，還有你的母親費蒂斯。」

「哼！他簡直是一頭豬！」麥克司又有些動怒：「告訴她，歐陽斌！我死也不願看見她嫁給傅德四，還是勸他不要做單戀夢了。」

「他知道，我的朋友！」那軍官說：「但她呢，却也掛念她的父母和你呢。」

「唔！這位軍官是你的朋友嗎？」泰山問：

「是。」麥克司回答了一個字：

「那末你的鑰匙在那裏？告訴他，讓他去拿。」猿人說：

「你要那一個鑰匙？」歐陽斌插進來說：「在那裏？待我去找。」

「在我窗下的書架上，你去找吧。」

「是的。」歐陽斌答：

「在第三層書架一邊的牆壁中，你就會找到那個鑰匙的。」

「好，麥克司！我一定去拿來。」那軍官說：

歐陽斌離

比賽的最

急着。泰山跟他

那些參戰者們

鬥突然照

圍住了他

上。他們分成兩

泰山屬於

「我們

「紅的

兩隊走

前進到他們

泰山笑

的。講到用刀，

他也把它丟

兩隊近來了，人人都耽視着各個對方的敵手。泰山祇選着外邨的黑人作為對象。他們更近了。有幾個膽大的迎戰着敵手，節節向前；有幾個膽怯的祇是退後。泰山的敵手到了他面前。早已舉起了矛槍在空中。泰山也用劍尖刺下去，他的敵手用盾牌抵過了，還他的是矛鎗。泰山很從容地應付着。泰山的武器射過去的時候，他的敵手失了抵禦的力量，於是第二人接替了受傷的人。但又給泰山刺過了胸膛。

有二個倒下了——一個死了，一個重傷。場上當時起了一陣喝采聲。泰山跳起來又去迎戰新的敵手。但泰山給網罩住了，當他快給敵方刺中了一鎗的時候，泰山不抱着一個希望——生存。泰山的敏捷的手法，這時候未曾十分的運用出來。因為，他要等着機會的來到。

突破歷史紀錄

當赫四帝轉身對付一個新對手時，他看見另一邊的敵人，把一張網，舉了起來罩住了泰山頭和肩，泰山失去了應戰的力量。赫四帝的劍劈過去，於是泰山的另一個敵手叫了一聲，馬上倒下。泰山見赫四帝替他挑去了網，他即刻就去輪戰他的敵手。

這赫四帝的敵手，跟泰山絕對不同的。他似乎沒有手法使用他的盾牌。或者，他並不是個有力者，但是決不是這樣簡單，每個角鬥者，都願意碰見這樣的一個劍手。

羣衆都注視着泰山，因為他是半裸體的，穿着豹皮，個子又高又大又結實，跟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真顯得特別的勇敢。他們注意他的第一個目的，就是他的劍，劈開了他的敵手的盾牌，而且還置他的敵手於死地。觀衆都拍手喝着采。

過去幾秒鐘前，當泰山又被網困擾時，那白戰士跳上來，想用刀殺了他，但泰山却用雙手撕破了網，比我們撕一張紙，還要容易。不用說，那對手被泰山刺中了。鮮血噴了出來，濺在泰山的胸腔口，他幾乎離死不遠了。可是獵人的手還是抓緊了敵手的頸子，他祇覺得對方手的骨節快要斷了。泰山抓着他，好像雄貓拖了一隻小鼠，結果，他的敵手終於死了！

霎眼間，矛尖刺在他的劍尖上碰着，因為他是沒有用盾牌，這時候的他，又在對付新的敵人了。戰爭在擂台上如此地進行着，每一邊都在拼命向着他們的敵人搏鬥，大家都是冒着極大的危險。

赫四帝打退了角鬥者，奔到泰山那裏來助戰，這時的猿人正在迎擊他的第二個撲攻上來的仇人。二對一是容易致勝的，但赫四帝覺得疲憊極了，所以那個戰士，仍舊沒有吃了另一個紅肩章戰士所援助的虧。

「殺啊殺啊！」人民叫着，因為那邊的赫四帝已敗退到了場的一邊，一大羣的觀衆都能夠瞥見他了。他們都站了起來，他的敵手要用武器刺下去了！

那白肩章戰士猶笑着高舉着他的劍，恰巧對着赫四帝的胸部下去，但在這一剎那間，大羣的觀衆又咆哮起來了，因為泰山從沙地上跳過去，丟了他的劍和盾牌，一躍身過去，援救他正在垂危中的朋友去了。

真像一頭獅子的撲攻。觀衆們都靜寂着。他們看見他一跳就幾碼遠，便抓住了對方的角鬥者，好像是樹林中的野獸，不費吹灰之力，使力把他舉在肩上，等於是背着他的被獵物。

赫四帝正在危急之際，見猿人到來救了自己，他的手早已扼住他敵手的喉嚨，他要叫他失去知覺，處他於死。

觀衆們都萬分驚奇。他們都站了起來，尖銳地喝着采聲，同時，他們都猛擲着鮮花和糖果，到競技場上去。泰山看看赫四帝，見他沒有被殺死呢。

泰山很快的察看了一下戰場，他看見十五個紅戰士生存着，但白色肩章的祇有十個了。這裏

沒有規則和道德，因為你不殺我，便是我要殺你。所以，泰山認為已殺了五個白戰士還不夠呢，就在

頃刻之間，他又連一接二地殺死了六個劍手。

泰山命令六個同伴分成二小隊，個別地去攻擊個別的白戰士。結果，十五個活生生的白肩章的角鬥者，都倒在血泊中了。直到他們殺死了最後一個的角鬥者為止。

羣衆都叫喊着泰山的名字，但史來德却暴怒了。因為他覺得留這個野性的白蠻夷活着，那白蠻夷力量一定比他自己強大。但大家的趨勢是如此偏袒他，他的思想雖是爲了娛樂，却存心想解決泰山呢。史來德由妒忌而更仇視了。他向總督低低地發了一道密令。

羣衆公認戰勝者應該恢復自由，但是，他們的目標祇有一個泰山。史來德回到御室去了之後，羣衆們都奔上來祝賀着他。

奴隸們來打掃競技場，收拾丟在地上的武器，舖上一層新的沙土，蓋沒了鮮紅的血。泰山這時却英勇地站在皇帝看台下面的空地上。

他站着伸了手臂，他在等些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後發出了一下低低的呻吟聲，這聲音好像泰山在喊着：「杜耶脫！膽小者！象！殺了史來德！」他看看四周，他看見有一樣東西，是一頭自由的大黑獅在凝視着他，樣子好像是餓透了的。

獅子近來了，泰山沒有其他的武器，祇有一柄刀。他們看見過在這一星期中，每個戰士都是怕獅子的，所以現在大家都叫泰山切不可以逃走。獅子更近來了，豎起了尾巴，裝着撲攻的姿勢。然而泰山真的沒有逃走，他是等着。

獅子撲攻上來，泰山迎戰着。當獅子第二下攻撲時，猿人不再像第一下時躲在一旁；他跳到空中，騎上了獅子的背，攥住了獅子的鬃毛，他的另一隻手，握着一把利刀。羣衆們又叫了起來，他們認爲這是突破競技的紀錄的。那白蠻夷經了猛力的搏鬥，又戰勝了獅子。泰山用刀戳着獸王的腹部，一下又一下地，血從獅子的皮肉中噴出來，染紅了沙地。

人猿泰山跳了起來。丟開了文明，又恢復到野蠻的原形，再不是英國的爵士站在那裏，他的一隻腳踏在他的被殺物的屍身上。這不是人，而是蠻荒的野獸。他抬着頭，吼叫着大人猿得勝的長嘯。這一叫，使人聽了發抖，甚至連血液幾乎凝住了。

史來德看見這模樣，聽了這聲音，更添上了暴怒和煩惱，因爲他覺得這對於他的兒子傅德四，有着非常的不利。不用說，這蠻夷是麥克司的朋友，他很容易奪得了唐連德的女兒狄麗花。於是，皇帝和總督又討論着：

「白蠻夷在這場戰鬥競技中，他給了我們如此的娛樂，事實上該有一個特別的禮物，獎勵他的忠實的戰鬥。現在斷定這次比賽中的那蠻夷，是競技的最高能手。這事應當……但是怎麼，那總督却沒有說出來。」

在競技場上的奴隸們迅速地工作着；拖開了獅子。那些沙土都濕透了，當最後的一個奴隸離去時，泰山還是獨個兒勇敢地站在那裏。

獲 得

泰山看見有六頭
間。現在，牠們跳出籠子，
們却看見了一個人——

「我是格辣脫。」

「我是徐烏赫。」

「殺這大白猿。」

後腿走着，有時候俯在

羣衆呼叱地，譁書

史來德轉身對着

羣衆們都蜂擁上來了。

「人猿們來了。」

「看清楚些，徐烏

徐烏赫停了步。有

「怎麼？這大白猿

「我認識他的。」郭也弟說。「他是族中的王，當我還在年幼的時候。」

「對啦，白皮膚。」格辣脫說：

「是。」泰山說。「我是白皮膚。我們都在這裏當俘虜，這些都是我和你們的仇人。他們希望我們交戰，但我們別上當。」

「不這樣說，」徐烏赫道：「我們不打泰山。」

「好啊！」猿人說着，牠們現在都包圍了他，用牠們的鼻子嗅着，用眼睛凝視着泰山。

「這是怎麼一回事？」史來德咆哮着：「牠們怎的不打他呢？」

「他能說牠們的話。」皇帝的賓客解釋着說：

人民都驚奇和凝視了他。他怎會說牠們的話呢？牠們看見泰山轉身走到皇帝的看台前來，他和大猿們的眼睛，都耽視着史來德。

「你的計劃失敗了，史來德！」猿人說：「你想利用牠們來咬死我，那知牠們是我的自己人。牠們決不會傷害我，你不相信，祇要我的命令一出，牠們馬上就來咬死你呢。」

本來，泰山很可以殺死史來德皇帝的，但他爲了要營救麥克司，赫四帝等一同脫險，還要到東方皇帝那裏去營救歐力千。所以當那總督命令他回到地牢去的時候，他是理直氣壯地不加拒絕，又被關入了籠中。

是與奮極了

但當那獄吏開了地牢門的時候，泰山看見「歡迎泰山」那羅馬人高叫着：「我總以爲我是大丈夫！皇帝的法律權，我不去違背了，因爲他們不在這裏了。」

「別欺騙你自己了，蠻夷！」那獄吏狡刁地「吓」他們都自由了。」泰山怒叱着：

獄吏轉了身，一陣狂笑，輕蔑地對他們說：「這真是有意侮辱。」麥克司叫着：「我不獄吏聳聳肩膀，鎖上門走開了。」

「那簡直是要命的事。」麥克司說：當那獄叫我的好朋友也忘了我們！」

「你說的是歐陽斌嗎？」泰山問：

「還不是嗎？」麥克司答：「假如他找到了「嘿！不知道結果怎麼呢。」泰山說：「我不你還沒有知道皇帝其他的殘忍嗎？」麥

「我想，皇帝再也不敢對付人猿泰山了。」

夜降臨到了古羅馬的城頭，暗淡的光，照到地牢的小室中。從黑暗的長廊上漸漸地近來，這一線亮光的閃射，他們知道又有人來探監了。

探監通常總在白天的。守衛的和獄吏和奴隸等，每天本來要送食物到這兒來。現在，麥克司和泰山看見那光亮，便停止了會話。他們靜靜地等候着來人，但是心中覺得有些奇怪，心想：來的到底是誰呢？

或者在夜裏的探望者，不是來看他們的。但也許是他們的朋友來了。他們等了不久，終於有一個人，蠕蠕地來到他們的小室前。那人已經找到麥克司的鑰匙了。

「歐陽斌！他叫着：『你來了！』」

「別響！」歐陽斌開了柵門進去，靠在石壁上：『這是你的運氣好。』他說得很低，他更進一步地靠近了他們。

「你在戰抖着呢？」麥克司說：『出了什麼岔子嗎？』

「這不是出了什麼岔子，但是，」歐陽斌說：『請你別責備我，為什麼直到現在，才帶你的鑰匙來。你也別說我不忠實，事實上，過去一剎那的時間，是不可能的。現在，我正要做了。』

「地牢的守衛，他允許你這樣自由來往嗎？」

「歐陽斌說：『因為我在這裏有着緊要的使命。』」

去的其中的原因那些蠻夷怎會知道呢？細想起來真是完全可笑的。再說吧，我離開我的職位要一小時就夠了。我可以要求那裏的一個年青的軍官代替一下，他是看守另外一個柵門的。」

「他在說些什麼？」麥克司問。

「他說：在王宮中的一個軍官告訴他，要在今晚到你的小室來暗殺你和泰山。我催促費蒂斯同去找那鑰匙，我允許來領你，但我走在城中暗處的時候，我正膽怯呢。因為我怕皇帝的暗殺命令比我早到了。鑰匙在這裏。麥克司！假如還需要我有什麼事做，請你命令我。」

「沒有了，朋友！」麥克司答：「你已經做得很多了。你快回到你的職位上去，免得受皇帝的責備。」

「謝謝。」歐陽斌說：「可是我的好友！假如你離城了，別忘記了留在這裏的歐陽斌。」

「我決不會忘記你，放心！」

歐陽斌離開了小室，但在柵門口，他突然地又停步。「呵！太遲了。」他緊張地說：「看呀！有道火把的光從長廊中移來。」

「他們來了！」麥克司叫着：「快點兒做！」霎那間，歐陽斌很快地站在通路的一邊，出了長廊，抽出了他的西班牙的劍。

火把的光，照到了走廊的下邊。草鞋踏在石板上，聲音很低，泰山聽出來的只有一個人。到了門前，那人舉了火把照着裏面。

「麥克司！」他低低地說：「你在裏面嗎？」

「是。」麥克司答：

「好！」來人驚奇地道：「我沒有弄錯，這是右面的一間小室。」

「你有些什麼差使嗎？」麥克司問：

「我從皇帝那裏來。」來人說：「他提出一個備忘錄。」

「我們正在期望着你。」麥克司斯文地：

「你知道？」那人問：

「我們猜想，因為我們知道皇帝的。」

「也許可以用你們的代價講和的。」軍官說着，抽出劍來，推開門去道：「你瞧，他命令我將要

把你們處死。」

那人冷笑着，但他沒有提防在橫刺裏的歐陽斌的冷劍，當他發覺劍尖刺進他那咽喉的時候，他已經死亡了。他的火把和武器，都丟在地板上。

「現在你可以去了。」麥克司對歐陽斌低語着：

「你有這鑰匙，你又獲了他的武器。」歐陽斌低聲地說：「現在，你們正可以從容地脫險了。再會吧！願上帝保佑你。」

現在，他們先要找尋赫四帝和梅太來，以及其他忠實的俘虜們。

在黑暗的走廊上，他們向着每一所小室裏查看着，拯救了他們的忠實的難友。雷開達，梅平格，麗格玉，均在解放之例。他們除了解放梅太來和赫四帝之外，還解救了其他的比賽得勝者，以及反對皇帝的囚徒們。這却使那些被解放的俘虜們，弄得莫明其妙了。

「我們祇要生存。」泰山趁他們全都集中在一間大室中的時候，大聲說：「但是，誰要向皇帝復仇，那就要聽我的指揮。」

「我們服從你的命令。」一個角鬥者說：「不問生或死；譬如在這次裏比賽中戰死。」

「但是，第一我還得解放我的朋友！」泰山說：

「我們必須搜索每間小室。」麥克司說：「這兒不宜久留的。」

「對啦，我的朋友！」泰山說：「這裏還有其他的——大人猿。」

不屈服的狄麗花

在東方海奧古斯的地牢裏，歐力千和馬立浦等着奧古斯的凱旋。因為，明天是比賽期了。

「我們除死以外，再也沒有什麼了。」馬立浦慘然地說：「我們底朋友們受着輕視，下牢，甚至充軍，這是多麼悲慘！」

「這都是我的過失。」歐力千說：

「你自己不用責斥。」他的朋友答：「不能夠怪你的。這僅僅是猜疑和計策，原是出於方伯生的陰謀。」

「我愛上了富萬愛。」歐力千說：「但我也害了她的友人們！」

「啊！假如，有赫四帝在這裏，」馬立浦跳起來說：「他一定會領導我們。」

他們正在東方海的地牢裏憂悶地談話時，但在山谷對面山格納城中史來德的御室裏，恰正是高朋滿座，席宴盛開的當兒。這裏都是富商，貴族，高級官長，珠光寶氣，他們底飾品閃耀着光芒，他們都同着妻子和兒女們，誰都是興高采烈地來參觀結婚典禮，因為這晚是王子傅德四，要和唐連德的女兒狄麗花結婚了。

在王宮進口的柵門間，有一大羣人集合着。這羣人好像潮水一般的湧湧，人人都執着光亮銳利的矛槍，暴怒地咆哮。

「推及這事有『系及史來德』着死傳德四。他們痛恨地一團團地……」
這恐怖的消息傳到御室，但是，這些勢利的貴族們，假裝着沒有聽見，只當這是牲畜的叫聲。他們不怕嗎？哦，史來德不是分佈了重兵嗎？他們不是有軍人的矛槍的保護嗎？這種情形，史來德在比賽的一星期間，不是早已知道了嗎？

因為羣衆的喧嘩，他們藐視地知道沒有限制的。現在，他們走進了王宮，但他沒有提及他們自己的事實：如民衆顛覆他們底轎子，以及攔阻他們在進口處不准通行等等。

他們愉快地，預期着這盛宴，跟結婚儀式同時舉行，其實早在一星期之前，就有人譏笑着這件事了。現在那位新娘坐在王宮房中，她是怒憤地和冷酷地，旁邊陪着她的幾個女僕。她的母親，也在慰藉着她。

「我不願意。」她不快地說：「我不願意嫁給傅德四。」摺疊着她的富麗的禮服，她緊握住一把細長的劍柄。

在競技場的走廊上，泰山指揮他的軍隊。他召喚雷開達，和一個外郎的酋長——也是一個俘虜，曾經和他在擂臺上方打過出手。

「到地方長官那裏去。」他說：「歐陽斌可以指示你到城外去的路。再到部落去召集武士們，告訴他們，快爲自己的生存而奮鬥，他們一定會起來反抗這個暴虐的君主，置他於死地的。趕快別誤了時。快些召集他們，領他們進城，到王宮裏來。」

他們都寂靜着，泰山和麥克司領他們到競技場守衛者的兵營裏。那兒的軍人，四分之一是地方長官自己的武裝部隊。

這些人都是從外邨來的黑武士，也有城裏的黑奴隸，也有棕色的歐印雜種人；其中也有犯謀殺罪的竊賊和手藝匠。地方長官像赫四帝、梅太來和泰山領着他們；在泰山身旁的是格辣脫，徐烏赫，郭也弟和他們的三個大猿。

歐格玉，現在把泰山當個邪神看待了。他想：不然，泰山怎能指揮林中的毛人呢？無疑地，這些都是大皮頭各酋長的靈魂。假如小倪卡梅是他的祖父的靈魂，那末，這些人猿一定是最大的人的靈魂，那是無可諱言的。歐格玉不敢親近這些毛人。

在兵營裏，麥克司知道怎樣的說法，因為其中的幾個軍官他都認識的；他們一定會歡迎他，而且同着這個年青的貴族一齊到王宮裏去的。

泰山領了隊伍向王宮走去，有着少數的火把，在前面引着他們。當他們走近目的地的時候，一部份羣衆發出尖銳的口號，引起了王宮中的騷動。羣衆的口號越叫越高，他們都不膽怯，但也有的向後退着。大多數的都信仰他們的領袖，威風地向前走去，迎接着新來的。

「來的是誰？」有一個咆哮着：

「是我，人猿泰山。」猿人答：

傅德四和狄麗花的婚禮，在御室中舉行了。廟宇裏的高級祭司對了觀衆站着，在他的下方是傅德四，焦急地等着；新娘從一間大房中慢慢地走出來，跟在她旁邊的是女嬪相。

狄麗花悲怨地，慢慢地走去，決不斷送她底命運。人們都在喃語着，她偷眼看着皇帝，預備了。他們都沒有看見她的右手，緊握着一把劍，縮在禮服下面。她走到祭司前，當傅德四正要行禮時，她立刻憎恨地面對着史來德。

「山格納的人民都有婚姻的自主權。」她說：「皇帝不能強迫，我是有法律保障的。但他不能強迫人們的婚姻，不然，他就得誅滅。」史來德！你認為對嗎？」

皇帝紅了臉。「孩子！你瘋了嗎？」他問：「誰指使你的，在皇帝面前敢說這種放肆話？」

「我沒有說錯。」她高傲地：「這是我的希望，我自己的主意。」

「來來！」皇帝尖叫着：「站好你的地位，祭司要宣佈你們的結婚證書了。」

「你不能違背我。」狄麗花頑強地叫着：「我是一個羅馬的公民，我們從未見過皇帝強迫人家婚姻的，你不能強迫佔我的自由，史來德！」

皇帝的面孔變着青色，然後變了紅。他憤怒地道：「明天再說，明天再談你的願望。」

「不，你現在不聽從我，那就沒有明天。」狄麗花怒視着他說：「我要我的自由，就在現在。」

「你要怎樣？」皇帝問。

結婚。你是

皇帝

一爲

人與人猿戰爭

每隻眼睛都轉向說話的方向看去。一陣驚悸的呼聲從羣衆的房間那裏傳將出來——

「那是白蠻夷！是麥克司！幾十個人的聲音！」

「守衛的！守衛的！」皇帝尖叫着，但泰山已從陽台上跳到地板上，跟在他後面來的，是六頭濃毛的人猿。

有十多把刀從他們的刀鞘中抽出來，閃射着光芒。泰山和六個人猿跳到了御座旁邊。婦女們都驚叫着，大亂了。皇帝瞥見事情不好，拔腳就想逃。

泰山領頭在先，但郭也弟跳了上去。泰山站了起來，吼叫着他的野蠻的長嘯，怕得黑人們都魂飛雲霄。傅德四慘叫着，轉身就逃。泰山跳到狄麗花的旁邊，人猿們爬到御座上，皇帝恐怖得發着抖，躲在座位上幾乎昏暈了。後面的大御座，象徵着他的君主的權力，但也要不得了。

過去，這許多貴族、軍官、兵士，都是威風凜凜的；但現在，看見了一個野蠻的蠻夷，和六個徒手的人猿，他們早已嚇得沒命。泰山走去開了陽台下的一扇小門，進來的是麥克司，赫四帝，梅太來，梅平格和其他的人們。

皇帝身旁的人，碰見了山格納的劍手，當時就交鋒起來，好像在競技場上角鬥一樣的厲害。泰山把狄麗花交給了梅平格，因為他和那些守衛者也要參加這鬥爭。

漸漸地，狄麗花的保護者們，格外地增加了。其中有貴族，兵士和守衛人。他們召集了在王宮的其他部份的人員。但那時，在小房間中的角鬥家也都出來了：麥克司，赫四帝，梅太來。泰山仍領導着人猿們戰爭，他們能夠分清楚誰是友人，誰是敵人。

范比平——他當着羣衆也趕到王宮來了，帶領着所有守衛的哨兵們。他們當然明白，是爲了要生存而拚命。

但是，在王宮內鬥爭着，總不是一條出路，因爲凡是戰爭，勇而無謀，那是凶多吉少的，所以在這場戰鬥中，他們必須找尋出路。可是這兒祇有二個開門的地方——一個是扇小門，而且還在御室的邊部；另一個是扇小窗，可以通花園。四周的牆都是石塊砌成，堅固的程度不是武器能夠奏效的。他們不作有秩序的撤退，能夠抵抗得住敵人嗎？但是，無謂的犧牲，那畢竟是毫無意義的。剎那間，飢餓和渴望攻擊着他們，在這房間裏，等於住在他們俘虜的禁室中，和刑房裏一樣了。

他們爲出路而考慮着……

「啊，狄麗花！」麥克司叫着：在第一分鐘之內，他就走到她的旁邊：「我又看見了你。也許是夢嗎？」

「不是夢。你從這樣的危境中救了我。」她答着，又抽出劍來給麥克司看：「我對付傅德四，早已預備了這口劍，我以爲我一定要死了，但現在我還是活着，要是你不來，我就準備死了！」

「現在不是講生死的時候。」泰山說：「快幹，快幹！再過些時候，什麼東西都要變化了！」

他們第二次用武器攻擊着窗子。這次，在花園中更多了一隊人，搬着石子也來撞窗了。

「快開始。」赫四帝命令着：「假如他們再攻擊窗子，那就壞事了。」

「他們想不到這個計劃。」梅太來說：

「把守着門。」泰山高叫着：

有十多個劍手站在那裏等着，在門旁站着六頭大猿，他們正在找尋着朋友和猿人。

門砰然地響了，全體即刻肅靜，好像雙方都在等候着看見各方的人們，空氣更緊張起來了，立刻，御室裏的軍人和花園中的軍人們，雙方發出了一陣示威的叫喊聲。

泰山轉身對着人猿們，指示着牆上的裂口說：

「阻止他們，徐烏赫殺郭也弟殺！」

如果人們走到這裏來見了他，也許都要驚嚇，因為這時他講着獸語，那野獸的咆哮聲從蠻夷的嘴裏發出來的，但他們不知道他在和毛人朋友講話，他們只看見人猿們都跳了起來，攢着獠牙咆哮着，攔住了從窗口進來的第一個軍人的頸子。二隻人猿衝出去了，穿過了一叢矛槍陣，但在前面，還有着皇帝的兵士們。

「跟在他們後面。」泰山對麥克司說：「跟他們到花園中去。逮捕這艇上的軍人。我們還要衝破這御室的門，等到你能抓住那艇時，我們也可以來援助你了。」

花園中的那條游艇，經他們一場決鬥後，已快成爲泰山他們的戰利品了。當他們全都到了花

園中的時候，這裏三白人麥克司、赫四帝和梅太來，還是凝視着仇人的近來，再予還擊。

「他們拿着矛槍出現了。」麥克司說：

「這正可以寫下我們底奮鬥史。」赫四帝說：

「上帝也許會賜給我們恩惠的。」梅太來說：

「我想上帝還是愛他們的。」泰山說：

「爲什麼？」赫四帝說：

「因爲他們的靈魂，都被上帝領上天了。」猿人幽默地答，然後指着僵臥在花園裏的許多屍首。赫四帝笑了。

「他們會換另一個方向吧。」麥克司說：他轉身對着狄麗花，她正在他的手臂中，他又湊上去熱吻着她。說：「親愛的，我們再會了。今天，真是在生死環境中重逢，爲了那野性的男子！」

「不！麥克司！」狄麗花瞪目回答道：「你到那裏，我也跟你到那裏。」她說着，又抽出身邊一把長劍來，緊緊地握在手裏。

「狄麗花！」麥克司高叫着：「你允許我，你是不能夠那麼做。」

「爲什麼不能夠？這不是比死在傅德四的手裏，要甜蜜得多麼？」

麥克司不響，突然泰山又過來了。

「預備！」泰山高叫着：「跟他們拚一個死活。他們的命就是我們的，我們的命也就是他們的。」

我們大家都要知道，這樣的戰死，是光榮的；比死在競技場的地牢裏，要光榮得千萬倍。我們殺大家衝出去殺！」

華席來人救駕

從花園的遠盡頭處傳來了一陣野蠻的咆哮聲——這新的警報，引起了雙方的興奮。泰山的孩子子伸得怪長，他站在那裏，眼閃爍的發着光，盯着前面他的敵人們。

這野蠻的叫聲傳到花園裏，軍人們都轉過身來，面對着一支遊牧部落底武裝先鋒隊，泰山能夠望見遠遠地一羣戴着白戰帽的人，而且還聽見從他們嘴巴裏發出來的野蠻的戰號聲，泰山就幾乎喊出來：「啊！華席來人來了！」

在他們前面的，泰山看見是莫凡羅，同着他的是雷開達。但是，猿人沒有給他們看見；在花園裏的人也沒有一個看見後者的，就是從外部進城來的遊牧武士華席來人，他們都不知道雷開達離開他們有很久了。

最後，花園中的軍人們都丟下了他們底武器，乞求泰山的保護。莫凡羅現在看見了泰山，奔到猿人跟前，跪下來吻着他的手；在同這霎那間，一個小獼猴從一株樹上跳到泰山的肩膀上。

「我們底祖宗造福華席來人！」莫凡羅說：「否則，我們該是到的太遲了。」

「你怎樣找到我的？」泰山向小獼猴說：

「我們全靠倪卡梅。」莫凡羅說：「他回到華席來地界，領我們到這兒。好幾次我們想回去的，以為牠是發瘋了，但牠一定要我們跟着牠來，現在，大皮華奈可以同我們回去了。」

「不！泰山搖搖頭：『我不回去。我友人的兒子還被困在山谷中，但你來了，正好幫助我救他出險，趕快！』」

軍人們拿了武器奔到王宮，尖銳地叫罵着，報告野蠻的遊牧武士來到了。麥克司來到泰山的旁邊，大喊道：

「這外部的蠻夷，是來攻擊城了嗎？我們快召集人馬反抗他們。」

「他們的戰爭正像我們一樣。」泰山答：「他們不會發生對於我們不利的戰爭。雷開達！你是不是那個軍官，在那裏命令這些蠻夷們嗎？」

「有一次，他們攻近王宮。」雷開達答：「這些武士來了，他們的白領袖和他們自己底首領，就完全的敗退了。」

「去捉他們的大領袖來吧。」泰山指揮着：

半小時之後，泰山同了他的將官們，改組了他們的陣線，團結了軍人，多要敵人對他們屈服。王宮中，紊亂地流傳着一陣嘲笑黑人的吶喊聲。雷開達回來了，後面有二個從外部來的酋長，陪伴着他一同來。

「你是泰山嗎？」有個酋長問：

「我是。」猿人點點頭說：—

「皮其各人說你保證我的人們不做奴隸，更允許我們的武士無罪。你自己也是一個蠻夷，你

能擔保我們嗎？」

「我不擔保，但是你自己也沒有這個權力嗎？」猿人答：「我和華席來人都可以扶助你，但現在，你必須召集你的武士。叫他們誰都不准殺一個，也不許反抗你。你召集武士，帶他們到王宮的進口，然後再同副會長到皇帝的御室裏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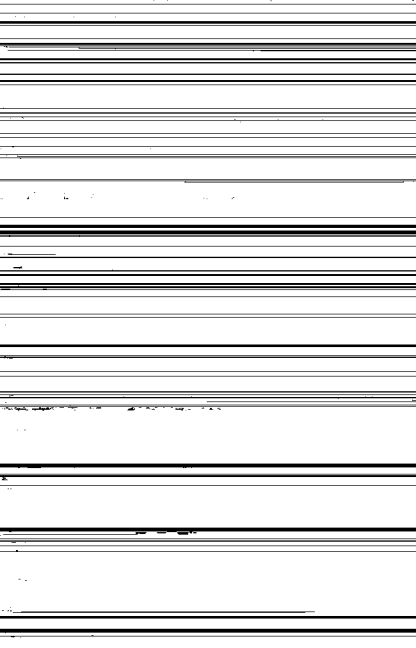
戰鬥的結果，遊牧部落的黑人，安靜地同了他們的會長退到范比平那裏。華席來武士搗碎了王宮的欄門，到了御室，直達到御座。他們圍繞着御座，上面坐的是人猿泰山，旁邊是麥克司和狄麗花，赫四帝與梅太來，莫凡羅及其他人等；小倪卡梅坐在他的肩頭上，但牠並不快樂，因為小倪卡梅是受了飢寒交迫的驚駭。

「快派軍人去把史來德和傅德四抓來。」泰山命令麥克司：「因為這事情必須馬上辦妥，我還要到東方海去呢。」

不久，軍人們捉了史來德和傅德四，來到御室。「史來德死！他們叫着：『傅德四死！』讓這蠻夷殺了他們。」房間裏和走廊間，充滿了議員，貴族和他的軍官們。一陣大亂，皇帝和傅德四他們都被處死。

「不留一個活着嗎？」麥克司問：

「是！有個軍人答：『那兒有着許多俘虜，現在他們可以來到御室裏了。』在通路上行着的，正是那天在皇宮道賀結婚的賓客們，現在他們也都逃不過這重難關，使他們無法釋放；女人們的



強大的反抗力

東方皇帝奧古斯一年一度的凱旋，和山格納皇帝史來德一樣的，是一種殘忍的娛樂。當那壽誕期降臨的時候，高傲和興趣都出現在蠻夷首領的態度上。他跨了一長步，來到皇帝的古代式的雙輪戰車後面。

奧古斯自負着帝國的權力，但是，正顯出了他的無學識的態度，所以，使歐力千發笑起來，笑他的那種不嚴肅的態度。凱旋完了，歐力千回到小室中，他和馬立浦同住著。

「你回來得很早。」馬立浦說：「你沒有參加嗎？」

「這是一種不公平的評判，幸虧我不是裁判員。」

「奧古斯的凱旋始終是可憐的。」馬立浦說：「他是貪慾娛樂的，要等他自已滿足了之後，才讓人們娛樂呢。」

「每次的比賽，都是這個樣子嗎？」歐力千問：

「不，在這次中，他們要耗盡他們的經過。前幾次，是有着野獸的；凡一個定罪的竊賊，或是謀殺犯也能夠反抗角鬥家。這因為奧古斯太相信那些角鬥者和政治犯，或是皇帝想像的仇人。平常的時候，像和我一樣的人，反有被殺的資格。這兒現在有二十個人關在地牢裏，都得參加這次娛樂

「假如我們勝利了，我們就得自由嗎？」歐力千問。

「我們不會勝利的。」馬立浦說：「有方伯生搗鬼，當然談不到了。」

「這真太討厭。」歐力千咕噥着：

「你怕死嗎？」馬立浦問：

「不是這個意思。」歐力千說：「我正在想着富萬愛呢。」

「那你別擔憂。」馬立浦說：「我的堂妹，她是寧願死的，決不嫁給方伯生。」

「我不覺得快樂。」歐力千說：「因為我還想到我的一個朋友——格勃來。」

「啊，你提醒了我。」馬立浦情急地說：「他們在今天早晨來看他的。」

「看他？難道他沒有被關在地牢裏嗎？」

「是，但他在昨晚剛和其他的俘虜比過賽，天未亮，他已脫了險，所以他們來找他的。」

「真的？」歐力千聽着，興奮極了：「我真快活，他是自由了。但他到那裏去了？」

「東方海到處是有着守衛的，在湖濱和沼澤地之間，也都有軍人駐紮的。格勃來也許能夠爬

過牆，但他祇能隱匿在城中，聯合其他的奴隸們，或者，聯合施福能倒有可能性的。」

「我希望他逃到自己的人們那裏去。」歐力千說：

馬立浦搖搖頭說：「這是困難的，你能爬下那絕壁，他却是不能回去的，假如他能到了外面地

界，他也要被山格納的兵士，或是外郎的黑蠻夷抓去，所以沒有機會能使格勃來脫險的。」

時間很快的消逝着，歐力千回到他的小室之後，他的節目輪到了，於是那競技場的守衛者來拖着他到擂台上。

競技場擠得水洩不通。貴族的看台上也客滿了。東方皇帝坐在最高地位的御座上。施福能低着頭坐在他的看台上。隨着他的，是他妻子和少女富萬愛，那姑娘用着銳利的目光望到通路上。她看見她的堂兄馬立浦，與他同時出現的是歐力千，她吃驚着，閉着眼睛，很久。

當她睜開眼睛來時，角鬥者都已到了，站在沙場上等候皇帝的命令。和馬立浦和歐力千同來的，有二十個政治犯，都是貴族階級。後面的是職業角鬥家——粗大的野蠻人，他們的職業都是殺者或是被殺者。領他們在前面的，是一個高大的人，他在五年前曾經得過東方皇帝的角鬥錦標。假如人們是崇拜偶像的，那就是他。他們都對他高呼着：「克大力！克大力！」起了一陣大叫聲。有幾個人是竊賊，有幾個是奴隸，還有六頭獅子，這些犧牲者造成了羅馬的一個娛樂日。

歐力千常常迷惑古羅馬競賽的故事。常常要想攝取競技場的照片，也常常爭論着白色沙地——競技場上的形形色色，但現在的他是身歷其境了，有着這許多圖像，在他的想像中一幕幕地展開。

這是多麼地奇怪呀！他看見這可怕的場面在擁擠的人叢中出現，那成千的像塗上了色彩似的臉譜，羣衆們萬花銳似的動作。他聞到許多陌生人身上發出來的氣味。他看見販賣者和賣主經

過在通路上，交易着他們底商品；他看見那

……但那些窮苦的都坐在曝日之下的低等座位上。

汗從額心流到背脊上。貴族們恰好走過他的前面，他凝視着克大力，看見他的東腰外衣已經褪色了，他的濃毛的大腿是非常的醜陋。在他以前的想像中，總以為角鬥者的四肢，是清潔的和輝煌的。這時，克大力給了他的憎厭。

歐力千走到皇帝的看台前，黑人們都擠緊在他的後面，空氣很熱和窒息。他看到皇帝的看台上面，只見人們都穿着華麗的禮服，坐在高貴的御座上；他看見裸體的黑人站在皇帝的前面守衛；他看見自由人穿着華麗的外衣，而且還戴着炫耀的黃金飾品；他看見富紳們的奢華的狀態和權力，但有許多的事實告訴他，這是屬於古羅馬的情形。但他始終看不慣無產階級的受壓迫，和角鬥家的骯髒的毛腿。

他眼睛帶着驚奇的光采注視着看台，那競賽的總督發着命令，但歐力千並沒有聽見這聲音，因為這命令沒有深入到他的腦子裏。可是他的眼睛突然地瞥見了一個姑娘。

他看見她的面色發青和毫無喜色，也懶得發笑，雖然他是看着她。最好希望她笑將出來，可是等了好久，才發現了笑的開始，最後她的淚珠兒淌下來了，這就好像有一枚針尖在他的心裏亂刺一樣。

歐力千以為他的眼睛看錯了，當他看見一個黑人的時候。但他沒有錯，他看見了格勃來——他走到皇帝的看台前，一會兒，他就隱沒在皇帝的御座後面的地上。

比賽司令官命令着。歐力千走過了沙場，他不再思索格勃來怎麼會出現在這裏的——這帶給了他一個危險的訊息！

競技完了，他們又回到他們底小室去，但當他們走去的時候，突然又送來一陣尖銳的叫喊聲，全都回過頭去，驚奇地。歐力千看見這聲音來自皇帝的看台上，但是，這太像是一個夢，或者真是一個夢，或者這裏沒有奧古斯。或者這裏沒有——啊，不能確實，那裏祇是一個富萬愛，以及那些不合禮的東西，但皇帝怎會倒下呢。後來他終於看準確了。他看見一個黑人扼住了皇帝的頸子，抽出一把劍來，刺入了皇帝的胸膛。這個人就是格勃來。

這是件多麼大快人心的事情呵，皇帝殺死在競技場的御座上，格勃來敏捷地跳到沙地上，喘氣地奔到歐力千跟前。

「我為你報復，皮華奈！」那黑人叫着：「沒有比這更好的法子了。」

觀眾都騷動了，高叫着：「皇帝死了！」

一個希望很快地透進了歐力千的心臟。他拉着馬立浦：「皇帝死了，現在是機會了。」

「你說什麼？」馬立浦問：

「在紊亂中我們可以脫險。我們可以隱匿在城中，到了夜裏，帶着富萬愛和我們同走。」

「到那裏去？」馬立浦問：

「上帝知道我們不知道。」

伯生要做皇帝了假如我們在今天不救富萬愛，那就太遲了。」

「呵……這是對的。」馬立浦說：

「你快去召集大眾。」歐力千說：「要知道逃險事件越多，發生反抗的力量也越大。」

馬立浦轉身對其他的俘虜說：「上帝給我們的好機會！皇帝死了，在紊亂中我們可以逃險了。快來呀！」

馬立浦奔向通路的前方，許多的俘虜都跟在他後面。這些僅僅是專門的角鬥家，但有一個角鬥家站在遠處，他並沒有阻擋他們。

「好運氣！」克大力叫喊着，當歐力千經過他面前時：「現在假如有人敢殺死方伯生，我就可
以做皇帝了。」

不久，逃險的俘虜們已到了東方海的街上了。

「我們到那裏去？」有一個叫着問：

「每個人都爲了他自己。我們必須分散。」馬立浦說：

「不，我們必須聯合在一起。」馬立浦說：「歐力千說：

「不，還是我們管自己。」羅馬人答：

「那末格勃來呢？」歐力千說：當那黑人來參加他們時：「我也要他來加入我們。」

「我也不能捨棄勇敢的格勃來。」馬立浦說：「但是，第一件事我們必須先找存身的地方。」

「這裏有牆。」歐力千說：「並且在遠處正多着樹木。」

「那末，來吧！」馬立浦說：「這邊去吧，因為那裏是好地方。」

三人到了進口處，爬過低牆，尋着他們自己的花園，他們就走進樹叢底下。過了一會兒，他們到了一間房子的後部。一扇破門，掛在一個鉸鏈上，木窗子遮着模糊的掩飾物，一堆廢物疊積在門檻內外。這完全像是一間遺棄下來的房屋。

「這是給我們隱匿過夜的好地方了。」歐力千說：

「這是接近競技場的，有着極大的利益。」馬立浦說：「因為他們相信我們一定逃得很遠。讓我們進去，調查一下。我們必須看看，這地方能否居住。」

後房間是廚房，也有碎磚瓦堆在一個角落裏，還有一條長凳和一隻破舊的桌子。走過廚房，他們走進內室，瞥見二間接聯的臥室。前面的房間大，有模糊的窗子遮蓋着，裏面却是一片黑。在一個角落裏，他們看見一層扶梯，通到上面的天花板的門的，這是通到屋頂的一層建築物，天花板距離下面，約有二三呎上下，他們走了進去，爬到了上面，仔細一看，這地方好像是一所棧房。他們非常謹慎地審查着屋子，但是沒有找到什麼，祇看見有一個木樁，撐着一堵牆，至於那裏的東西，只有些窮苦的家庭所用的睡床。

「這是再好沒有了，真像是爲了我們而特地擺設着的。因爲有着三個可以保障我們的地方：一個在花園中，一個在進口的前面，第三個就在這屋頂上。」馬立浦很快地說。

「我們能夠留在這裏，那是安全的。」歐力千說：「天黑下來，如果我們比較容易走路，順着烏黑的街道走到施福能的家裏去，我想決不會有人警見我們的。」

愛——偉大底魔力

從山格納地界出發，有五千人向東長征。戴着白羽冠的華席人，跟在秦山的後面；勇敢的軍人們，走在麥克司的後面——那些都是外部的黑武士。

淌着汗的奴隸們拖了弩炮，投射機，大戰車，以及其他古代戰爭的機械。他們準備爬登樓梯，翻過牆壁，投擲着火球到仇人的防禦物裏面。他們不能負重，泰山覺得很煩惱，但他去徵求赫四帝，梅太來和克司三人的意見時，他們都願意全力負重，走盡這地帶。因為，祇要通過前面的路，到達東方海，這些戰具是大有幫助的。

在熱和饑的區域，華席來人前進着，唱着他們人民底戰歌。頑強的軍人們，他們的沉重的頭盔垂擺着，有的在他們底胸前，用那帽帶掛在他們底項頸間，他們底負荷物都擗在肩胛上，他們的長方形的大盾牌，背懸在他們的背上，沒有一個人對這長征發出怨聲，那些從外部來的武士們，大家都說笑着，高唱着，談論着，好像這羣人是去郊遊或野宴的。

當他們快走近要塞了，這裏有着壕溝，堤防，樁寨和守望台。奴隸們正在搬運奧古斯的屍體到他的王宮去，方伯生被褐色的阿諛者包圍着，恭祝他做皇帝，他內心的恐懼推了起來——因為他自知是一個沒用的人，他知道他沒有才幹，而且也不是一個貴族，何況現在還有着比他更強，更有權力的人在朝廷裏呢。

東方海的軍人們在搜索着脫逃的俘虜；同時他們祇知道是個黑奴隸殺了奧古斯，他們却不認識格勃萊，因為他們每個人對於城中所有的黑人面孔，都是不熟悉。

有幾個竊賊，五六個角鬥家，他們都是判了罪，不是自由的人，大家都爲了自由而越逃。現在，他們自己隱匿在城中的某個角落裏，他們握着一隻瓶，輪流地在喝着酒，同時還有着其他形式的娛樂；因爲在那裏的，都是他們同等的人物。

「不知到方伯生做皇帝的時候，是那一種樣式？」有一個人感歎着。

「他比奧古斯更壞。」另一個說：「我在浴室裏曾經看見過他。他是自負的，愚蠢的，無知識的，每個貴族都憎恨他。」

「他們說，他要和施福能的女兒富萬愛結婚了。」

「今天，我看見她在競技場。」又是一說：「我看見她在我父親的店鋪裏買東西，當我走到地牢裏去的時候。」

「你到過施福能的家裏嗎？」另一個問：

「去過的。」那年青的說：「二次，我帶着東西去，碰到她到庭院前去，然後又走進花園內。但我知道那地方是好的。」

「假如有人願意把她送到他們的手裏，那他們一定會得到一票償金了。」一個低眉毛的人建議着，轉着狡猾的眼睛。

「但是我們被捕了呢，不久便得死。」

他們又繼續喝酒。靜寂了好數分鐘，這個計劃在他們的腦海裏盤旋着。

「新的皇帝必須付一筆贖金，爲了他的新娘啊。」

那年青人切望地站了起來：「我願你也到施福館的家裏去。我是能進去的，因爲，我可以驅奴隸們，說我的父親，派我來給富萬愛審查貨色的。」

「你別這末傻吧。」

「不，我要得到贖金呢。」那年青的說。

「假如得到了贖金，我們平分吧！」

當泰山的軍隊到達東方海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在城內的歐力千和馬立浦，正在討論着他們底計劃。馬立浦主張：一直等到半夜，再做任何的動作，才可以離開他們底隱藏的地方。

「街道是找得到的。」馬立浦說：「除了一個主要的巡邏時間之外，就容易了，否則給他們靠近我們了，我們就有很大的危險。我有伯父花園門的鑰匙，我們可以進去，你們膽大些，儘管放心好了。」

「對的！歐力千說：『但我不能如此長久等着，實在缺少忍耐心。』」

「忍耐些吧，我的朋友！」馬立浦說：「方伯生在忙着做他的新王，經過的時間一定很長，富貴愛暫時也決不會有危險的，再等幾時也可以。」

當他們正在討論着的時候，有一個年青人去敲施福能家的門。他俯個在樹旁的牆腳下。裏面一個拿着燈火的人，來到門前答應着，牆外的人說是爲了他的買賣而來。

「我是朱利痕的兒子。」年青人說：「我從我父親的店裏帶着織品來，給施福能的女兒的，因爲她要挑選這些東西。」

那裏面開門的奴隸猶豫着。

「你一定知道我的。」年青人說：「我常到這裏來的。」那奴隸用燈光在一個鑰匙孔裏張望着，他說：「是，你的面孔是熟悉的。我去問問我的小姐，你在此地等一等。」

「這些織品是貴重的，讓我站到裏面的門廊裏來，否則會給竊賊偷了我的東西。」年青人提着一個包裹道：

「也好。」奴隸說着，開了門允許那年青進去了：「等在這裏，等我回來。」

當奴隸進去的時候，朱利痕的兒子馬上就開了大門，他向外面低低地招呼着。

霎時間，從樹蔭底下竄出幾個人來——都是惡漢，他們一直奔到施福能的屋子裏，到了走廊上，會合了朱利痕的兒子，然後他隱匿在門後，等着。

奴隸回來了。「小姐說她沒有向朱利痕店裏定過貨色。」他說：「今晚她不願再看什麼貴重

的織品了。帶這些東西回去告訴你的父親，我們要購物，會上他的店舖去的。」

現在，朱利痕的兒子再沒有其他的可以搪塞，祇是在他的邪惡的頭腦裏，計算着另一個陰謀。那奴隸走到門口，去了門門說：

「去，你可以出去了。」

「且慢。」年青人喃語着。「我有信要給富萬愛，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這是什麼原因，請你原諒我不能說了。」

「信在那裏？誰寄來的？」奴隸問，猜疑地。

「這僅是口信，我告訴她的耳朵。告訴她之後，她就會知道是誰的信。」

奴隸躊躇着，心想今夜我不能函莽的。

「請她到此地來吧。」年青人說。「我親口告訴她，別給其他的人看見我。」

奴隸點頭道：「讓我去告訴她再說。」因為他知道馬立浦和歐力千從競技場脫險了，他猜想那信一定是這二人之中的一個的。於是他就趕急奔回到他的小姐那裏去。朱利痕兒子見了笑，他料到富萬愛猜想，除了秘密信之外沒有如此慎重的，她一定會出來的。不久，奴隸出來了，同着他的小姐富萬愛。她很快地走到這年青人跟前。

「告訴我。」她向那朱利痕的兒子：「你從他那裏帶了什麼口信來？」

朱利痕的兒子伸起一隻粗大的手指，他低聲地講：「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這裏，不能讓任何

人聽見我告訴你的口信，快遣開你的奴隸。」

「你走開。」富萬愛對奴隸說：「讓他說話。」

奴隸即刻退到黑暗的走廊中。

「告訴我。」她問着：「你帶來什麼話？他在那裏？」

「他在這裏。」他喃喃地說，指着長廊上：

「爲什麼？」她驚奇地。

「你來。」年青者說。他要她走到門前，但當她走去時，他突然地捉住了她，用手揪住了她的嘴，拖她到黑暗的廊上的遠方。

惡漢的手很快地捉牢她，她覺得一陣欲嘔不嘔，但身體已被他們綁住了。她只聽得他們許多人低語着。

「我們在此地分散。」一個說：「二人帶她到我們預定的地方去。一個去報信給方伯生宮中的守衛着。你快去，你認識路徑嗎？」

「我認識的。我曾在那裏睡過好幾夜。」

「好。」第一個說話者說：他好像是個領袖。「快些！我們不能浪費時間。」

「慢着！」朱利痕的兒子說：「得到了償金，我一定要分得一半的，因爲全靠我的大力啊。」

「混蛋！只要你有運氣，你什麼東西都可以拿。」領袖咆哮着。

「有把刀藏在他懷裏，注意！」第一個喃喃地嘆息着：

「你怎麼沒有答覆我的問話？」年青人問：

「混蛋！」頭目說：「快些進行。」帶着富萬愛，他們化裝了面孔，撕破了外衣，他們就把富萬愛推到黑暗的樹蔭下。朱利痕的兒子，朝對面的方向開始出發了。

一個年青人在抹了花臉和破衣的化裝之下，急急地朝着皇帝的王宮奔去。一個軍人阻止他，抓了矛槍遠遠地對着他。

「黑夜裏，你爲什麼到皇帝的宮中來？」那軍人問：

「我有一個信送給皇帝。」年青者答：

那軍人嘲笑着：「還是你進去呢？或者我請皇帝出來看你？」他諷刺地問：

「假如你知道與你有着好處的，你快別阻止我了。」

年青人的話，抓住了這個軍人的貪慾心。

「好，」他問：「你有什麼信給皇帝嗎？」

「快些告訴他，施福能的女兒又被我們抓到了。假如他趕快要見她，就叫他的御車停在競技場對面的轉彎處，去搜索那間破屋就是了。」

「你是誰？」軍人問：

「你且別問。」年青人說：「明天，我來領我的酬金。」他說着轉身就走。

「這上半夜，真太長了。」歐力千說：

馬立浦攔一隻手在他的朋友的肩上一「你忍耐些。我想，富萬愛一定安全的，但我們必須等到後半夜；因為街上現在還有着巡邏隊呢。」

「啊！」突然，歐力千警告着：「那是什麼？你們瞧！」

「這屋子的前面，似乎有開門聲。」馬立浦說：

「他們來了。」歐力千說：

三個男人執着劍，在他們後面的，是號技場的哨兵。他們是有着預謀而來的，急急走到他們的隱匿處。這羣人，靜靜地來到他們底下面了。

歐力千聽得下面的說話聲。「我們快做，沒有一個人看見的。」歐力千又聽見柵門的開動聲；於是屋子的門開了，他更聽見進來幾個人。

「這是最好的夜間工作。」一個說：

「她悶斃了吧？我沒有聽見她的呼吸。」

「把塞在她嘴裏棉花拿去吧。」

「但是，讓她叫喊嗎？」

「我們看住她。她總怕我們處死她的。」

「好，拿去棉花吧。」

「不許叫，我們拿去了你嘴裏的棉花，如果你要叫喊，你的性命就不要想活。」

「我不叫喊。」那張熟悉的女人嗓子說。啊！這挑動了歐力千的心，他明白了。

「我們不傷害你。」一個男人的聲音：「假如你守信不叫喊，皇帝的贖金拿來，你就能自由。」

「假如他不給呢？」姑娘問：

「不會的，不會的！」

「天哪！」歐力千喃語着：「你聽到嗎？馬立浦！」

「聽見的。——」

「來！」歐力千輕輕地說：「格勃來！富萬愛在下面。」

當那些賊人去了之後，歐力千，馬立浦和格勃來，都爬到下層。他們借着月亮的光，割斷了富萬愛的綑綁的繩索，救了她上來，重與歐力千他們見面了。

「假如沒有聽見你的聲，我們還要去上個大當呢。因為我們再等三小時，要來救你出險呢。」

馬立浦說：

「別錯過機會。」歐力千說：「我要呼吸一口自由空氣了，讓我們跳過牆壁逃吧。」

「我相信現在的是時機。」馬立浦說：「這牆外沒有哨兵的。我們有很多地方可以走，我們能

夠找到河邊的漁夫的小船。」

格勃來站在大路上，一會兒又來到歐力千跟前說：「有光亮從進口處傳來了。皮華奈我想有許多人來了；他們也許都是兵士。」

四個人靜靜地望着這一羣人。

「有些像搜索似的。」馬立浦說：「他們走他們底路，這也許是沒有妨害的。」
軍人們的火把的光，照到廚房間裏。一羣人的聲音也從花園後面傳來。

「我們受包圍了。」馬立浦說：「他們來到前面，他們去搜索這間破屋子的。」

「我們怎麼辦呢？」富萬愛問：

「那屋頂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歐力千低低地說：但他的聲音尙未完結，他却聽見屋頂上的草鞋腳聲了。下面火把的光，到處還在閃爍着。

「我們要戰爭了。」馬立浦說：「我們決鬥！」

「我們打不過他們。」歐力千說。

「富萬愛的出險就絕望了嗎？」

「不！你說的很對。」歐力千說：「不過慢着，我有一個計策。富萬愛！你縮在地板上，我用破布替你遮蓋着。我們三人不逃走，他們猜不到你在這裏的。」

「讓他們捉我去嗎？」姑娘叫着：「假如你被捕了，我也被捕了。」

「不不，他們是來查我們的。」歐力千說：「假如你也被他們查了，你有施福能保護的。」

她不再辯論了，她只得躺在地板上。歐力千也不與她爭執了，他替她蓋上了破布，富萬愛頓時就像一個乞丐睡的姿勢一樣。

皆大歡喜

在東方海的某一地帶，赫四帝運用他的精力，展開了他的戰爭。因為太黑一樣戰鬥。最後他走到柵門那兒，同着泰山，梅太來，麥克司，用火把照耀着領路。走進要塞口，有個軍官命令哨兵們，因為他已經看見他們了，但赫四帝却「我有二件事要求奧古斯。第一，他先放了馬立浦和歐力千；還有一件，就海來，恢復我的特權。」

「你是誰？」軍官很快地向他問道：

「我是赫四帝。你不認識我嗎？」

「呵！是你！上帝是仁慈的！」軍官叫着：

「祝赫四帝永生！打倒方伯生！」一羣粗糙的呼喊聲，歡呼起來了。

有個人來開柵門，那軍官是赫四帝的老友，走上來，擁抱着他。

「這是什麼意思？」赫四帝問：「出了什麼事嗎？」

「奧古斯死了。在比賽那天死的，現在是方伯生做皇帝。你來得正好，所有你，歡迎你。」

他們渡過了島上的橋，這隊在行進着的是東方海新皇的軍隊，羣衆都喜

在喊着他們歡迎赫四帝的口號。

在一間破屋裏，有方伯生的軍人們在搜索着。當歐力千恰好替姑娘遮好破布之後，那些軍人們已到了花園，火把的光到處閃爍着。

「我們沒有抵抗力的。」馬立浦對一個軍官說：「我們回到地牢裏去就是了。」

「沒有那麼便宜。」軍官說：「姑娘在那裏？你快說。」

「什麼姑娘啊？」馬立浦假裝着吃驚：

「施福能的女兒——富萬愛！」

「我們怎麼知道她？」歐力千說：

「你拐走了她，帶她到此地來的。來啊！快搜這屋子。」軍官命令着，一分鐘後，軍人們找到了富萬愛，拉她起來了。

軍官狂笑着，他命令三個男人解除武裝。

「慢着。」歐力千說：「你帶施福能的女兒去幹嗎？你是否安全地帶她到她的父親家裏去？」

「我有皇帝的命令。」軍官答：

「皇帝有什麼命令？」歐力千問：

「他命令我們帶富萬愛到王宮去，殺死拐誘她的人。」

歐力千用劍驅逐軍官，軍官因為抵敵不過他們三人，退到廚房門前。他設法抵擋歐力千的劍，出突了重圍，逃到外面召集軍人們。

「你們快來，有三個男人在這間房裏。」他匆急地說：「還有一個女人。快殺了三個男人，但是，別傷害了那個女的。」

在進口處，軍官看見人們在奔跑着，同時聽見他們的呼喊聲。他看見他們站着，好像在問軍人們。他忘記軍人們進屋子去，因為他的注意完成集中在入口處。但同時，他却望見了鳥的橋上，有隊人馬在行進着，而且吹響着喇叭，曲調是像歡迎詞。

這是什麼事？他需要知道，但他猜想這不是戰爭，然而為什麼會有這許多的史來德的軍隊來到東方海呢？這一定是挺堅強的一羣的軍人，否則，東方海的要塞口的哨兵們，早已阻擋他們了！這一定是一支仇人的軍隊。他疑慮地，猜不透這些事，他更不明白人民為什麼這樣的起勁，聲嘶力竭地呼喊呢！

他看那走近來的大隊人馬，人民的呼喊，使他分別出那受歡迎的名字叫「赫四帝。」

「倒底是怎麼回事？」他問街上的人：

「赫四帝帶着大軍回來了，方伯生早已嚇得躲起來了。」

這問的和答的聲音，都傳到屋子裏去。

「我們有救了。」馬立浦叫着：「因為赫四帝不傷害施福能的朋友的。站在一旁，你這蠢貨！」

他向門外呼叱着。

「大家退後。」軍官叫着：「退到入口處。誰都不許反對馬立浦，或者東方皇帝赫四帝的朋友們。」

富萬愛，歐力千，馬立浦和格勃來，一同站在屋前。人們近來，他們看見了那個領頭的人。

「這是赫四帝。」馬立浦興奮而呼喚了：「真是他！但同着他的這許多人是誰？」

「他們一定是山格納人。」富萬愛說：「看呀！一個像是蠻夷。呵！看這許多戴白羽冠的黑武士，都在他們後面行進呢。」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些。」馬立浦驚奇地。

「我也沒有看見過。」歐力千說：「但我敢肯定地說，我認識他們的，因為他們很著名，他們的故事我聽見過幾十次了。」

「他們是誰？」富萬愛問：

「那白大漢是人猿泰山，那些黑武士是華席來的戰爭員。」

站在屋子前的軍人們，視線很銳利。現在，看見赫四帝停步了。

「這些軍隊的軍官在那裏？」他問：

「我是光榮的皇帝！」那軍官答：「我們是奉命來捉富萬愛的誘惑者的。」

「我問你，馬立浦和那蠻夷歐力千，你看見嗎？」

「我們在這裏。」馬立浦奔向外面叫了出來，富萬愛、歐力千和格勃來都跟在他的後面。
 「上帝是仁慈的！」赫四帝說，當他擁抱着他老友的時候，他又興奮地道：「但是，那從德國來的蠻夷首領在那裏？」

「就是他。」馬立浦說：「這是歐力千。」

泰山停在旁邊，他用英文問：「你是歐力千嗎？」

「是，我知道你是人猿泰山。」歐力千轉過身來，也用同樣的言語回答。

「你很像一個羅馬人。」泰山笑嘻嘻地說：

「無論如何，我覺得很像一個蠻夷。」歐力千露着整齊的牙齒，到這時候他才真的笑了。

「歐力千！我是奉你的父親之命來找你的，我為你吃了不少苦，但找到了，這次回去，他老人家看見我領着你，也可以安心了。」

「你到這裏來找尋我的嗎？」人猿泰山問：「歐力千問：

「我尋你好久啦！」猿人說：

「我該怎樣感謝你呢？」歐力千擁抱他了：

「不用謝我，我的朋友！」泰山說：「要謝的人多哩，第一，你先感謝小倪卡梅吧。」

小倪卡梅笑着，對那遠處融融的火光。

人們狂歡了。